



眞繫

ル 5
3254
33



3254
38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十七册

倪蛻

貞義儲公傳 亡友傳

錢青選 江南陽湖人監生中歲遊滇卒葬昆明

方孝子傳 楊烈婦傳

李治民 晉甯人康熙癸巳舉人官知縣鶴峯中丞父

段豹子傳 此乃吳明經瑛所撰 借刻李太公翁

滇繫 八之十七 藝文目錄

昭和十七年
六月五日
藏本

張漢

草木中人傳 記王京始生事 矣賊造叛事略

李崇階

徐石公事略

周於智

平瘖獄書事

何其侯

兩河志

王宏祚

寄園帖跋

張漢

書刑鑑後 十六箴書後 二則

書益母屍祠父事後

趙城

羅青堂文集題詞

陳沆

題滇遊紀程集

余應祥

可以自問軒跋

真繫 八十七

藝文目錄

二

杜宗甫

順甯人歲貢生

書首賢館志後

倪 蛻

書唐詩快後

萬本齡

跋邵南士金書各經冊

王思訓

繆凝元墓表

張 漢

高祖考墓表

傅為訖

王孝子墓表

錢 豐

文太孺人墓表

楊德沛

建水人雍正癸卯舉人

紅衣女墓誌

邵其德

節婦邵孺人墓誌銘

真繁

卷之十七

藝文目錄

錢 澧

嘯廬學士墓誌銘 業師素懷王公墓誌 彭南池司馬

墓誌銘

高鳳翥 昆明人乾隆癸酉亞元餘千縣知縣

愚溪周公墓誌銘

王思訓

石顛問 弔升菴太史詞

趙 純

集楚騷

段 昕 安甯人康熙庚辰進士官主事

青龍寺募引

黃 澐 雲龍人乾隆丁卯舉人國子監博士

上經略傅公策

李發甲

下湖南各屬教

趙士麟

朝天集自序

王思訓

徵刻滇詩啓

張漢

等音圖序 送孫乘九南旋序 段浴川 予告詩序

倪蛻

宜良五烈序 題出塞圖 蛻影自題

孫髯 昆明人布衣

擬輪捐條丁緩征逋欠謝表

吳怡 保山人乾隆壬子舉人

洞庭舟中雪夜懷人詩後序

蕭崇業 建水人明隆慶辛未進士官副都御史

航海賦

俞緯 楚雄人明嘉靖甲午舉人官知縣

滇南賦

王宏祚

蘊齋石竹賦

張漢

人參賦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倪蛻明贈指揮使貞義儲公傳

公名福姓儲氏無錫縣新安鄉人燕山戍卒以孝義稱母韓妻
 范當燕兵起公以戍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永樂簿錄亡卒入
 伍公在錄中帝怒其亡也戍極邊曲靖衛公奉母挈妻以行仰
 天哭曰福雖賤義不為從逆之臣日夜泣竟不食死於舟中明
 制以罪謫戍者本人道死其屬仍須到戍故公死母韓妻范為
 營葬之而行崎嶇至曲靖時范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

走山谷中大號蓋不欲聞之姑傷老人心也有以其少而寡欲娶之已知其純孝苦節不可干乃止一日范澣衣見澗邊生草可爲蓆因取織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乃卒營畢廬墓終身年八十餘卒卒後蓆草不生土人義之就其居葺爲庵度尼奉祀名崇孝至明之季年始贈公指揮使諡貞義范贈淑人諡孝節余讀明司空何喬遠名山藏李卓吾先生續藏書皆載儲公福死節事幾等於首陽之餓而兩書繁略互見近見本朝王大司空鴻緒所雕明史稿內所書又稍詳焉夫忠孝節義天之賦畀於人者皆所固有要在克盡耳儲揮使范淑人歿已四百

年而國史野史所載俱同照耀萬古獨是孝節淑人號山織蓆廬墓而終皆在曲靖戍所當時就其所居葺崇孝庵以表之秉彝之好宜然矣今檢新舊志書俱無一字及之歲久湮沒良可浩嘆故予合三書所載而爲此傳以俟後之修志者採取焉

倪蛻亡友傳

吳茂才名挺字題仙吳江人幼孤出繼從父之無子者事所後母以孝聞慷慨有大志慕古游俠風尚氣節重然諾好援引人遇不當意事卽拂衣起雖賁育不能奪惟華侈好飾冠劍衣服麗都無書生寒儉氣發爲文章亦清綺如露濯芙蓉先客下觀

察所廷尉之門雀可羅矣茂才獨不去既又受知於高撫軍竇
嬰失職復爲灌夫嘗自感嘆以爲丈夫不得志於時惟此一付
肝腸可對知己苟隨陽之烏向火之兒乞人不屑也於是依高
於涿者數年竟以怪病卒年五十五子女各一人蛻人曰茂才
與子交二十年極相契見則各非刺其所短長別去則又念念
不能刻忘然茂才性通予性介予不能引茂才於介茂才亦不
強予以通也嗟乎茂才而今死矣夫使茂才而能自上雲霄致
身通顯或遇有力者引而登于廊廟則所謂磊落軒天地者當
不在文章筆墨之間不幸處困客死略無所表見於時千尋之

松乃與弱草同腐不亦悲哉

葉廣文名涑字肇沈建水州人明工部水心先生之孫生而穎
異弱冠中副車率不得第遂一意博綜諸子百家靡不周覽一
日方暴書客雜取試之應口成誦詩文與古而於儷體尤長性
慵懶畏見人不事修飾衣釦或上下參差不齊不自知也然聲
名藉甚郡邑守令時時延訪每敬其真而笑其疎廣文澹然自
若不以爲意興至則懷餅餌獨入山野墟墓斷碑寺觀殘碣一
事之微一言之美必錄以歸臨安文獻惟廣文爲得其要授南
甯教諭到官年餘卒年四十五子二蛻人曰吾昔遊臨安其間

多博學好古人洵足稱西南文獻邦也而廣文文品乃絕不同
蓋諸君子文足逢時品能邁俗如瑚連圭瓚金玉之器用則登
于明堂不用亦見珍于世獨廣文不衫不履若遊于物之初者
商彝周鼎出土斑剝苟識古無人豈能入于時眼也哉

鍾都督名寶初無字自言生于香山縣淇澳所居朝海幼時游
釣在焉因自稱朝海先世耕漁爲生都督不能承其業乃鼓刀
而屠繼以海氛故奉文遷界都督失業遂操舟行劫會姚少保
爲香山令招降之少保削籍都督糾同撫二十餘輩送之渡嶺
時方征反闖者少保投効軍前剿紫琅山有功都督力也少保

攝令諸暨分巡溫處都督皆從年餘少保總制閩浙都督亦累
戰功晉階一品久之未實授因嘆曰有老母在而徒百戰抱空
告身奚益乎是不如反我屠羊之肆遂拂衣竟去少保聞之如
失亡右手遣牙將賚檄赴香山令縣長吏敦促就道不得已復
來而少保已病召入寢室好言慰留相對泣下已而少保薨都
督送其喪歸會稽叩首靈前曰吾事畢矣歸數年部議以遊擊
用論營田功加一等爲潼關參將秩滿陞靖邊協副將所至俱
有仁愛聲兵民感之呼鍾佛子年六十二卒于官子二蛻人曰
丈夫樹立自有不同未可以屠狗羣盜而少之都督少時隱屠

肆欣欣然終身矣豈有他志欲用戰功爲鎮將哉一日迫而爲盜緣此起家位至一品封及四代嗚呼榮矣我昔與都督遊其人椎魯少文言亦甚質每云軍中首宜戒淫平生作賊行兵未嘗犯此以是礮火遶身不致燒灼肢體嘗見同輩不免此戒對陣卽死傷隨之因益自勉並以勉人夫三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今都督之功如彼都督之言如此不亦有可以傳者在乎

此與李杲堂後五詩人傳同一體例而蛻翁作尤爲磊落

錢青選方孝子傳

方孝子者姓董氏名盛祖雲南黑鹽井細民也以其幼寄方姓

呼之曰方孝子云盛祖樸誠不知書早失父事母純孝凡起居寒燠飲食事奉必躬自親之無少懈母亦甚安之非盛祖不適也盛祖業負販無弟兄一妹嫁里中常往來省視出則呼其妹以母屬之妹亦能先意承志如盛祖如是者以爲常蓋數十年如一日焉盛祖嘗晨出貿行數里有蛇當其前驚而卻頃之蛇乃去復前行里許則蛇又在焉盛祖懼愀然曰是必吾母病喚我矣急歸則母果病臥方喚盛祖也自是遂不復出及母卒哀毀逾常人一日晨哭頓絕鄰里驚救之始嗚咽而甦衆咸感嘆比葬手壘土石焉初盛祖有妻而早亡遂不娶或勸之盛祖慨

然曰娶婦以事親也顧賢者實難脫其不賢將戾吾母吾能安乎且吾常見吾里中之婦矣操箕帚執炊爨作苦持家者猶往往難之求其與子一心順旨承顏疾病疴癢相關者卒未之聞也今吾居則事事親奉吾親出則有妹以代吾役使吾母得安其天年乃吾事畢矣又奚以婦爲終不復娶未幾亦病卒竟無子包學海云

贊曰孝子可謂終其身孺慕者矣雖無矯矯驚俗之行可不謂賢歟或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孝子以不再娶而卒無子母乃戾於古訓歟是又不然孝子固愚不知書者也亦行其心之所

安已耳顧安知不娶無子之爲非耶乃其妹者又能以其兄事母之心爲心而事其事亦加于凡爲女者一等矣

錢青選楊烈婦傳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顯科女孫也生三歲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六字井民何自榮自榮貧無恆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色旣而自榮以病癘目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而勤於力也相與嘉嘆或稍資給之蓋有借於氏之傭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其艱如是者數年氏年二十有四矣自榮憫氏窮

商嫁之氏不應既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祖祖謂之曰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尚少無子女今卽自存將何所終託乎予老矣恐不能恃汝自主之因聚泣氏遂含涕歸初氏之告其祖也蓋猶冀其事之未必然或既然而尚可回也及聞祖言知莫與爲力志乃定至期媒來促妝氏方磨腐畢返自鄰望見輿從且至乃大呼哭曰兒有夫也雖殘廢願卒守之奈何以兒再嫁也急出戶躍身投於河救者攬其裾氏頓絕赴激湍值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獲尸於并北境之葫蘆潭顏色不少變

論曰婦人多輕生然死得其止則生輕而死重矣烈婦之以烈見也蓋其遇爲之孟子云所惡有甚於死者氏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於例不得旌詎終湮沒哉抑又聞氏之死也去盧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月則又皆同也豈偶然哉今旣悲其遇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流連輿嘆爲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己也

李治民段豹子傳

晉甯段豹子名定輿字正方生而剛勇力敵數人性嗜酒飲無常量不醉不止其語言舉動多駭俗以善殺豹故人呼段豹子

云鄉人有以豹告者定輿揮拳鼓掌喜動顏色若欲須臾擒之
下嚙者家蓄犬十餘各命以名夜則持巨觥豪飲畢戴笠披蓑
持木义攜其女及女舅外孫并十數犬俱入山中命一犬覓豹
處得之則分八犬環以俟下令曰各守一方務戒嚴我入而猝
之合力進必成擒矣乃潛窺熟視猝起以木义义豹項領呼人
及犬箠噬并下豹無不立斃者一日入山擒豹豹避荆棘中木
义誤中荆棘豹突出抓其面右睛迸出絲縷縷掛腮上血湧如
泉身盡赤見者酸鼻定輿方肩豹遍示城中徐徐歸斂睛納之
眶中烹豹痛飲歡笑如常閱數日目無恙人怪問之笑應曰吾

睛傷於豹凡三出矣是何足怪嘻亦雄矣哉又善噉大蛇四壁
纍懸乾肉非豹卽蛇時或出以饗客終席乃內呼曰將寶物來
則皆豹蛇皮骨之類四座大驚每出入雖往來城市必握一長
挺自隨犬爭吠之則左驅右逐絕不懼煩曰吾以清理街市耳
道遇鄉里爭鬪者倚挺旁觀脫有不分人直入痛毆而散雖
親故不避焉其剛方勇決多類此先是流寇入滇州民紛紛逃
匿定輿時方少往據梁王山洞預爲親故入埽除適一豹在中
張口徑取定輿定輿急掣腰間短刀插豹喉不移時豹死或曰
此定輿初試殺豹手也年旣老蓄犬如故每耕耘暇調習諸犬

令各依名次聽用左右進退惟所使則喜不自勝嘗語人曰豹惡物也吾誓盡除之勢不能計某生平甫殺二十有九必再殺一豹以足三十之數未幾鄉人有苦豹見告者定輿撫掌大笑曰數足矣吾志遂矣呼酒劇飲率人與犬果殺其豹負之而走鄉人驚且賀送歸將逼大河河橋僅架一木鄉人曰翁老且勞矣請扶而過之定輿怒曰若以吾老爲無用耶尚能懸一足雀行而趨過未中橋失足溺水鄉人救之至岸則豹猶在肩髭鬚倒豎不可逼視而定輿已死時年蓋七十餘矣定輿長九尺餘狼目鷹視猿臂蛇身無子一女至今人呼其女之子猶曰段豹

子外孫云

論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所不與吾何取於段豹子哉然跡其生平語言舉動皆有深意非徒區區使氣者比吾特喜其終身一轍不矯拂其天性不詭隨於流俗奇形怪狀有可傳者故述其梗概如此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若段豹子者其近之與○粗枝大葉文如其人一論卓有古意

張漢草木中人傳

草木中人姓茶氏出周禮茶人之後至晉世而顯象形會意析茶字號草木中人唐世有盧仝者與友善飲食必與隨嘗作七

歌贈之謂茶有清德飲之者習習清風生兩腋間其先晉世有
陸羽亦喜與茶游陸羽者生不知自出自筮得漸之上九因姓
陸名羽號曰鴻漸一號桑苧子嘗著茶經三篇每與茶會必理
竈具鼎盃親執筆以從又剪紙爲神置煬突間祀之飲必奠羽
於茶何如是篤嗜歟意茶生於陸漸之以水辟諸草木吾臭味
也故不與差池歟嗣是王濛李約僧志崇之徒亦友善陸龜蒙
挾之游茗雪間自爲評騭書一冊不悉述產於武夷者萃九曲
之秀朱晦翁亦善之有一清足稱讀書者之句由是名益烈噫
茶其聖之清者歟自世人溺於言味戀戀於醇酒膾炙多得疾

疾時出其清德藥之得無病以故窮荒外裔諸郡國往往具馬
幣珠貝遣使延致之倚重尤甚語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
交甘如醴夫惟淡如水迺可挾如醴之甘也其諸君子變化小
人之道歟而茶性又善鬪每以茗戰必克昔王無功遊醉鄉所
謂醉鄉侯者素破愁城有奇功茶以偏師攻之其國含春王歡
伯麴部尚書百杯元帥洎酒泉太守之屬悉斂手班師而還又
睡鄉古渾沌之國也嘗宴起荒於政茶爲水攻之術大戰如鼎
沸其國人民終日夜不敢安枕蓆醉者以醒迷者以寤煩燥者
以甯釋濁者以澄滯者以達茶之功固如是烈也而溯其爲德

獨以清勝其諸諸葛君淡泊明志而出其奇才爲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有不可方物者歟夫人惟清故無欲無欲故剛剛故無敵於天下茶其有得於此乎至其支屬曰莽曰茗晚出者尤飲香名其產處不一產於蒙頂武夷顧渚陽羨武陵陽坡六安及滇之普洱太華諸山尤傳於世

茶乃俗書作諸體文從俗亦可公豈真不識字者

李崇階徐石公同年事略

秋風榜三十有一人其合志同方未有如吾石公者石公負才名擅著作拔同譜萃時主司謬賞予後場遂就予語恨相見之晚石公家保山予家浪穹兩人苦爲鐵橋所隔迺天假之便予

任保山教諭石公入城必館於齋篝燈夜話高語破心曠懷空物至酒酣耳熱臂攘鬚張輒露其義俠豪爽之氣其欲大有爲於世者不可掩也會吳逆草竊遂不樂仕進癸丑之變以禮幣遠來欲其草檄石公侃侃示大義毅然不許後僞留守再備儀物力聘石公自申不可用狀其於名節去就閒可謂明且決矣人第目石公爲曠達人而不知其謹飭退斂肝膽如雪故人之稍近廉節者卽相投特不喜鄙俗猜僞每謂學問本領不越人品心術若恃才傲物雖載籍極博倚馬萬言無當也生平嗜古於書無所不讀左史尤爲精熟詩則寢食少陵所爲詩文高古

沈雄自謂其詩簡遠近高達夫故以造適名集然終不以此見
長至性孝友母年期頤不肯旦夕去左右每食必躬調三世共
爨弟若子姪輩無私蓄隔屏聞警欵卽起立非品行之卓性情
之真能如是耶蓋其所造者大而其所養者深也予乙卯歸自
保山石公依依不忍別迨丙寅石公過浪穹遇諸塗予拜伏於
地泣下不能起留兩日盤桓湖山石公詩有云只道今生會面
難誰知此日共魚竿苾湖一晤千秋事淚灑杯中酒亦丹以此
思公交情其交情何如也石公尺素文情雋永讀之不忍釋猶
記其一牘末云邇者專有所願欲於匡廬台岩閒人影蟲獸絕

迹處化作冷石一片受日月雲烟供養豈有於因果輪迴哉以
此思石公見地其見地何如也此後石公老不能作字遂無由
再接手教前王壻有保山之役遣候起居聞其尚善飯然已艱
於動履摩蒼雞黍之約徒切停雲不意人傳石公逝矣傷哉同
譜半登鬼錄石公今怛化是吾榜之梁木壞矣予老且衰旣不
能敦古誼哭於寢門又不能命范車款於路側冥冥中負吾良
友甚矣雖然死生異路此特爲平流言也若石公忠孝之氣騷
雅之英其神宜無所不之彼颯颯而來冉冉而至者甯非鶴莊
之主人耶

此文亦有高語破心曠懷空物之概

張漢記王子京始生事

前後身之說聖人不以教卽有之而又託離倫別類之徒爲其
身後或亦聖人所不言而古來貴公巨卿以及能文名世之輩
每借以自神其說或者離倫別類之徒不飲酒茹葷心齋坐忘
是亦得造物者潔清之氣而資氣化生亦能遠別于倫類未始
非理之所有而以予所聞王子京先生不得謂事之所必無也
聞先生未誕母夫人祓無子禮北斗有年一夕禮拜蒲伏如見
大士授以菽一抔有身後歸甯母氏其父中宵禮上帝忽於前

見一僧拄杖至驚入室而呱聲出先生生數月啼莫止乃詣永
豐寺乞寓名僧禳之偶憩諸柏有比丘尼者一見矍然視其左
耳下輪缺若蝕尤驚怪問之尼曰我粵西戚藩之女孫明季遭
亂與同產弟入滇予祝髮曲靖之南甯山弟從軍不利乃入昆
明永豐寺爲僧名曰本實音書久不聞一夕夢弟謂我曰我恒
化去矣我叱之曰事不能由己他日會相下我急走昆明弟尸
解且數月弟晚居蟠龍寺一日村衆皆見僧來辭別曰欲歸永
豐忽昇龕者來謂僧已尸解龕未封昇之永豐衆開龕拜有碧
語巨如狸蝕左耳下輪匿去此子可謂非吾弟乎弟生時粗通

禪理嘗鍼舌上血手寫華嚴經今藏寺尚在于是珥先生以玉環啼竟絕自是或陷以肉輒吐又久乃肉食又先生童子時嘗夢至一古殿登樓甫及梯有仙妃者遙謂之曰吾與子夙有眷屬子故物在我處何不省識頃有女侍者持繡袱如比丘藉經物授之方回視見青蓮出曲池遂驚寤噫是非所謂童子誦法華舌端之風慧乎何與鍼舌寫華嚴隱然若復有證也先生比長鄉舉丁酉科積官御史亟屬予記其事適先生有從孫曰覺蓮字夢白初八庶常居與同邸第問所命名亦有夢與曲池同然則夢白者亦遠公社中十八賢之一降而再世何先後與先生若選爲證乎或曰太原上世出周太子晉世多仙釋古者曇首佛大法護僧綽僧虔僧彌僧達僧祐僧遠及摩詰皆取以命字又陽明守溪皆釋氏再來人王文正生夢會參覺斯生夢蔡襄亦有異以先生證之胥不得謂事之所必無也

可入虞初新志而立言卻能不失尺寸未一段凌空縹緲尤足移人

張漢矣賊造叛事略

石屏不可置土司載在州志鑿祿龍二酋之禍也雍正甲辰總兵孫以夷賊矣立勛隨征檄攬壩謂有微勞給劄付爲土千總

勛卽驕縱拓阿花砦故居僭爲官廨威福及於漢民上與流官
抗禮知州事龍爲霖患之力請削其職且發勛淫掠彭蒲諸路
事欲按其罪有代乞宥者公嘆曰此石屏之禍胎也若爲乞宥
姑聽之勛緣是缺望怏怏不能懌而勛有數子執中時中允驍
黠執中充保長應官日陰與弟兄等謀亂無由發會王子普洱
府亂新平楊昌鳳諸寇亦猖獗蔓及屏土執中兄弟結業龍等
應之以叛而陽以巡邏爲名詐乞金貲及火礮二具禦寇去勢
成以賊不可支爲辭求退居大水城不許又乞以父立勛與其
家屬質入城愚州人使無疑已叛州人知其愚亦愚之卽納勛

與其屬且謀誘殺執中令伊以其衆來將重犒使禦寇執中果
以其黨三十餘人來又不果殺縱之留執中於獄由是賊益肆
竟以夷收王割達州侯而勢成矣時昭通遊擊李世祿駐師寶
秀跡賊與之戰悞以賊黨爲道引師老回箐爲伏草賊所擊把
總高成死之世祿以賊奪火礮三具怯難與鬪急走城村民亦
驚走賊卽入寶秀諸砦大肆焚掠延燒及於城下州人日登城
西望烟火屬天無可如何賊屯楊善坡世祿祇率兵堅守殺勛
與子執中等七人以快民意賊勢日益烈八月晦日開化守備
胡大勇以其師四百人來夜屯化龍橋次早紆道自北行陰由

符家營自西擊之時賊未及食而潰有溺死者是時世祿提臨
安兵出合戰按兵不前賊得由南路遁去嗣是各鎮遞入屏分
剿諸路大勇尤跡賊非龍間復捷兼有招撫賊亦感服而退餘
賊率聚江外不解時中不知何在業龍與賊數人前使兵龔繩
武誘入城械赴臬司事未決方執中之以其眾來也三十餘人
皆精悍之寇倘立殲於市賊勢必不成世祿之敗老四箚也令
退而堅壁寶秀必不失事大勇擊賊之日臨安兵如斷其南路
賊必殲無遺卒人謀不競自貽之戚賊勢至今乃炎炎而不可
撲滅誰之咎乎追溯從來龍州侯果殺矣立勛不牽於乞宥則

禍胎絕孫總戎不授勛以首目則禍萌淨吾將拔本塞源而論
之因思吾滇昆池水逆行山溪陡絕易雄霸或曰形勢之爲亦
非人謀所能靖賊貪且暴怒漢民卽立殞其生漢民孱且仁又
苦不許藏兵每束手爲賊斃強弱之不敵也賊負斗絕之區素
諳險隘而兵不善險且冒瘴師老則死又賊狡鷲莫測黨亦易
合漢民黨散而疎於謀謀亦易露武弁得賊則解赴有司有司
不忍刑或以賄放噫賊不知天也蒼蒼者不使衣冠文物之區赤
而可得乎而吾謂賊不知天也蒼蒼者不使衣冠文物之區赤
其族而歸強暴之一燼使蠢爾羣醜叛 聖天子而有其地故

謀往往易洩而漢官提師欲殲此羣醜亦如蔓草不可除其族
而使之盡故禍亂相尋卒無已時良有司爲滇計者唯有相其
機宜兼剿撫而行之而未雨綢繆則多益之兵控制而制之勿致
疎防使勢已成而補揀於臨事如是而已無一勞永佚之策也
龍公之告養卽因所議不行而去乃公甫去而禍遂成守土
者可不知所鑒哉龍公巴縣人丙戌進士能詩工草書初令
太和收羅英俊政尚廉明迄今人猶懷之後官至潮州府知
府

周於智平瘖獄書事

瘖者某姓梓其業有年所矣積金錢若干衣物小具且出傭工
有宵人乘其隙悉所有以去瘖者歸拊母靈痛甚晨蹶而起拉
鄰軍某出南城向東狂走遇鐵工某急窘之執以詣典史楊某
問則張目裂眦叩頭出血納尺許繩於案軍曰瘖也乃者被竊
侵晨拉某出若追尋然遇工執之意其疑爲竊乎繩尺許得自
工囊底某未測所以楊熟視且久訊鐵工曰若竊瘖者物矣此
繩證也其承之衆咸驚且駭楊曰此易明也市繩縷二瘖獨四
縷頃觀其狀得之矣押往工家金故在衣物存什一錢無矣一
訊而服讞如法周生曰昔之讞獄者曰色聽詞聽氣聽茲其聽

於色乎非悉厥悃款靜而與民相求奚以得其情焉於戲若楊
者足以法矣或曰瘖故孝賊之得也其母告之矣理或然歟
公既紀此事何不並其名書之以爲官典史者勸或又曰今
之官典史者惟金錢是攫行亦同于竊矣奚暇治竊哉

何其僕兩河志

屏治週四里一石盤結而城其上北枕三台隆岡傑出南望鍾
秀玉屏諸山如幃帳列戟東南環以異湖又東北二十里則建
水之煥泮諸山拔出於湖東南之上其東南繚湖之山稍下於
煥山而視煥山之在其上者如羣老之排闥而請謁焉西三十

里則秀山柴嶺橫峙秀湖之水自西市於城北東注異湖又東
出於海門北百二十里則爲曲江南北五十里元江界焉二江
東注屏之南北山水納於二江者則州之兩河逆之又自東而
西合流而南注於元江實响町之上遊滇以南之奧區也
北河起少冲之陰石坎之右腋也左右二里合諸澗之淤北走
爲澗二里東匯夏家莊之右澗又二里而北流於路兔格十里
而西入於河頭疊作之水入焉水經石洞洞朗然可坐百夫山
翁翳多熊獮三里而東會於牛期旦之水三里又東納石坎之
水流旋如磨而西趨於灣子寨河流濬遂皆高瀉瀨鳴土田火

耨焉灣子之南斷壁幽藤經涯子截河而仰取道疊作諸蠻出
剽之一途也河又三里而入於腊左寨北匯新河而入於阿泥
寨故寨臨河今徙於山北之麓矣又五里西出於阿烏寨南吞
長嶺之水南北之山互河爲折而少東并杉木之箐水復西流
三里而至於長德寨折河者龍朋道之所由經也產鮓類小鮓
朱尾而廣額居人淘石得焉河以西咸有之又五里並長德之
灤西奔於大田毋仰箐而出亦龍朋之西道也五里入於乙白
勒四里達馬鞍山六谷之水出焉山當谷口中坦而前後銳似
鞍形也又西入於磨鴻沖五里而三岔之水入焉三岔河者龍

朋諸水會而入流也發於巴阿疊作東至河頭關嶺緣龍朋之
土城木瓜車下甸尾六十里而入於谷谷磴有洞去水百尺磴
腰可徑而入土官龍世榮嘗結宇其內當滇土擾亂黔國公天
波死緬甸天波子忠顯世榮匿置洞中以女贅之生子神保後
土司叛欲以爲主事敗送京師今庖榻廚廁宛然在也自洞谷
行二十里阿夏隴之水匯於三岔東入於河河又西出衛家沖
之彝朶抹朶抹故冶鐵處也入谷如入甕然又五里而阿夏隴
之水出焉西出於俚河磨古寨兩山夾其洩口窺穹惡立若阿
之遏其流東則白得團山之水出焉西入於橋頭上田之沃美

甲於他所西則昌明之水入焉水奔出石間春雪怒流土人謂之雄河凡聲陽也澎湃震谷謂之雄宜焉河又攜其雄而達撒坡漫賽十里入於白得南北山間之積澌底澤漉瀉成怒而趨於河二十里入於小魯奎之下季母白坡頭甸之水出焉兩巖壁立河不怒而默流小魯奎率犴千仞多亂石茂松楸四起中陷澗潭千丈近潭竦然土人謂有神駒其中震電或見之河又五里出於大魯奎扒泥之水出焉水倍於北河其源出新平之樂里鄉山石壁立有河曲巨鱗居之居民入窟捕鯉窟橫徑二丈縱不知其幾值巨魚以手捫之山動洞隘不能回旋其人驚

遁幾爲所啖予至其處人告之如此真妄未之審也河又西而南過龜樞十里至撮科鹽沖倘壩之水出焉達於張林又二十里而泡竹之水並黑石之水而西入於河產鹵撮科居人埃河涸甕汲而煮焉河溢則鹵沒矣河又十里而至小河底又十里而蘆柴溝水西入於河又十里而大小哨之水東注之產鼈多竹箭河亦西折而少東又二十里北巖之水出其南阿溪諸水出其北二水南北相望而下哈糯以注於河哈糯者往順治己亥元江那氏叛吳三桂之掩師所由濟河而上也河又十里而東匯於南河以南入於江

南河者五郎溝之總號也不知其得郎之謂其源東出於暖耳山而附於山南之北者源有五焉一出於假巴一發於三家一發於淤沖一發於白龍潭合暖耳則五河也五河異派而皆會於雞街自暖耳而西注於他克母又出於者那假巴之水入焉河五並而四矣由假巴五里而出於捲槽沖崇山段立多蛇蛤又五里而出於牛屎寨二家之水入焉河四並而三矣又五里而出於舍母糯崇岡之箐瀏多入之產飛鼠類小犬飛樹梢而啖松實多獐河又西出於舊寨五里車家城城一斗大耳故龍氏兵目脅其民而築之者產橘柑又三里而出磨扇結二里而

出雞街乾沖之水出焉乾沖者卽溫湯之河上並白龍潭之水而下則五河自此而一矣乾沖北嶺卽異龍湖之白浪也水南奔十里而至於黃沙有廠焉石金星而火色又五里而至熱水塘水可熟雞子春時人爭浴之以爲可瘳疾也池左有石洞窟上而虛中中有積石浴人求子者意禱之納手其中以採石得石而別男女此猶夷教之尚鬼而好怪者河又三里而響水洞之水出焉泉發玉屏之右腋山陰暗少人至者水出於大寨合冠子之澗水而人於雙箐奔響泉懸瀑百尺有灘黝黑土人言水怪伏其中狀如小狶然者河又二里而至於溫湯之河走亂

石三里而至於雞街此五河之所并也又二十里而至於糯五
經胖別若過正陰砦下紅牙齒又十里而至普通又五里而達
於金竹林河巖二里有蝦洞居人以罾置其口蝦綠河入洞得
之蝦朱色長鬚身可六寸非河所能產或由南海派流尋江而
上者然獨見於此洞豈水之氣召之耶南河又十里而大會於
北河以南入於江南河之派雖五計其流自屏治東南而西至
於西南纔五六十里源短而勢下北河數倍於南河自屏治之
東北而旋至於西南吞吐攜並者三百餘里其勢最高而漸下
然兩河南北各去治三十四里西去百里環而逆流於外如磨

之有槽然而皆合於西南以入於江
洞虛子曰余聞此兩河之入江也其實甚怪嘗偕友人戴德三
往觀之見水劃山石而下者瀑湍奔放怒波礫石有撼峯拔嶽
之勢瀑鳴巖動則蛟舞龍泣雲飛雪走使人驚神駭目而摧心
者五六十里自今思之魂夢渺然猶冀其一觀惜當日之不終
日而卽去也

是合考工記水經注而爲之者其條分縷晰處令人一覽而
得又不使人一覽而盡絕世奇作必傳無疑

王宏祚虞山寄園帖跋

率更坐臥碑下友仁僦居染鄰古人學書類有奇癖然覃精歷歲成一家而止未有淹貫諸家形模神肖如吾同梓虞虞山者虞山舞象時卽好字學得殘碑片碣如獲拱璧蓋其天性然也壯遊四方風塵之暇臨摹古人法書上自元常下迄徵仲手泐之石而搨以自攜名曰寄園十帖寄園者虞山所自爲名也夫鬪蛇舞劍冥悟有神垂露懸針淺學難狀苟得其髣髴安在不擅海鴻之譽蜚雲鶴之聲而虞山曰寄也余觀其所爲書貌骨得骨貌筋得筋良由意在筆先神游畫表亡論元常於蔡逸少於衛淵源易尋卽古今數十百家疇不出虞山腕下而先之十

帖是虞山之所爲寄也今虞山以善臨池受天子詔給事內庭造微入妙行將自爲館帖如消化故事雖武岡臨江不克津逮秃筆十篋磨墨萬鋌余方謂虞山不朽者在是焉而虞山猶曰寄也

張漢書嚴韋川刑鑑後

書臯陶謨甫刑周禮大司徒大司寇禮記月令言刑詳矣然禮嚴如律非禮者刑是禮在刑先春秋聖人之刑書不僂其人身詩列美刺而刺卽當刑不必言刑矣易噬嗑賁解豐旅中孚六卦聖人取象卽象刑之義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人殆三致意

張漢書沈紹衣十六箴後

正心誠意士之所厭聞也而子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子程子兄弟學聖人者敬也而蘇子瞻則謂欲打破敬字不得今有人焉羣居燕昵一人執程朱而繩之鮮不厭其迂矣雖然士君子當爲其迂者沈君紹衣十六箴吾有取也沈君令子叔良遊洛中與予交有年適在汴出其箴示予命予書其後予受而肅誦且報之曰是贈人以言也拜吾子之賜亦孔多矣賜吾鐘鼓以震之賜吾史監以佐之賜吾著龜以奉之賜吾金鑑以鑒之

賜吾鍼砭以藥之賜吾斧鉞以斷之賜吾繩穴以從之賜吾冰淵以凜之賜吾康莊以履之賜吾韋弦以佩之賜吾芻豢以悅之賜吾典謨以讀之賜吾鼎彝以重之賜吾拱璧以珍之吾生乃不見紹衣紹衣吾之畏友也敬聞命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叔良之孝其先也以有則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叔良鑄諸石而廣其訓吾尤有取焉

人誰無過而貴能悔悔者出幽谷而遷喬木之路也叔良出家箴以賜人吾尤有說焉請先與其人約彼其人不立根本不正倫理不勤學問不謹儀度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不慎言

語不端思慮不擇交友不嚴取與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
不崇節儉不懲忿怒不寡色慾不戒酣醉而竟欲翻然悔則賜
之其人不禁博奕不做因循不時起居不檢細微而竟欲翻然
悔則賜之不悔勿賜吾甯韞諸櫝而藏焉不然恐其委嘉貺於
草莽也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叔良之賜我亦孔厚矣吾以
悔之意報之冀他日徧賜諸其人勿忽吾一字之報也

張漢書盜母屍耐父事後

孝有於情有餘于禮不足者人不幸遭此安於情尤求安於禮
禮情之則也過於情而不安於禮則情亦不安亦不得爲孝宋
孫唐卿之判陝州也民有寡母適人比其死盜其屍歸耐於父
事覺有司論以法唐卿釋不問以爲孝嗚呼殆未安於禮也先
王之禮母出與廟絕與廟絕可歸耐於其父乎歸而耐於其父
子之孝母則得矣無以妻事夫之禮也母死有靈可晏然歸耐
而無幾微慚愧於其父者乎故曰未安於禮也然則唐卿之判
非歟曰原其情而已曰然則爲子當奈何曰別置他所葬其母
終身涕泣各致其孺慕之意可以處其母矣且夫婦必合耐亦
非古禮也

趙城羅青堂文集題辭

眞繁 八之十七

藝文

大海之中有國焉碧玉爲宇藥珠爲宮衣則綺羅器則貝犀然皆天造非人力也蔬茹盡葍苗奇葩異卉交秀敷芳邱峭壑幽都非恆境而跬步之下璣珠球琳彼三品貢金棄如土也遙望孤峯積雪皚白與曦光月華互爲照耀曲檻回廊閒嫣然明媚亦有絲竹激爲商羽雜以鶴韻悠揚珍禽鳴弄峯或喧闐寂然之頃法鼓風鐸一聲兩聲而已於戲人生百年苟得一睹斯境死可無憾惜乎無有問津者邈矣羅青夫復何言

陳沆題滇遊紀程集

自京師抵吾滇水陸之行幾萬餘里歷豫楚轉踰貴陽窮險數

月然後至其名都大邑山川之勝以至故宮危橋殘碑斷碣前人之遺址不可一二計蓋宇宙之觀備焉余困諸生未獲游也則具以問鄉人之試禮部者惟吾友王子疇五言之甚詳能寫之以詩其餘有再三至而不能道其概者矣然後知非有心人縱遊萬里其爲封固而狹隘如故也東園孫君濟南名家子於今司寇新城先生爲中表幼行以癸未從吾師菊思先生來滇余與偕處久其爲人樸質而恭謹心許之最後出囊中紀程一卷請余序余觀東園所紀固吾鄉人所常往來而東園之行又與使節俱驛遞星飛路無停轍其於奇勝宜不暇詳乃能窮搜

博採盡之篋笥雖以潛深伏奧足迹不出數百里如予者涉於
目如與東園同驅策上下彷彿想見其處蓋東園之有心探奇
如此新城先生海內風雅宗主蜀道南海諸集於憑弔古人刻
畫物狀奕如也東園歸解所得質之先生邀騷人之題咏以傳
之聞人好事者之口則此遊也庶乎其不虛矣

余應祥可以自問軒跋

乾隆丙寅構小室於定南署內西偏以爲公餘宴息之所桐山
方君爲予署其額曰可以自問嗚呼自問難哉公非予焉知予
之可以自問者公能問予於明廷而不能問予於爾室予且兢

兢焉自問於處心積慮之微而未能以自質也予且惕惕焉自
問於立身制行之際而未能以自如也予且汲汲焉自問夫所
以答此四境之中老者長者幼者士者農者商者賈者鰥寡孤
獨廢疾者其果家給而人足家喻而戶曉焉而未能以自愜也
問之人則可欺問之己則不可欺也嗚呼自問難哉

定南隸贛州治距郡四百餘里萬山叢雜界連粵東險瘠之
區夙稱難治乾隆四十一年改縣爲廳移駐同知專理以予
承乏蓋距公幾三十年矣父老猶頌公德政娓娓不輟鄉社
閒歲時伏臘且有持牲醴以祀公者噫何修而得此哉及讀

公此跋知公之所以答四民而哀此熒獨者其經營措注必能有以自慊故遺愛至今存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新秋定南廳同知鄉後學朱昕謹識

杜宗甫書太守米公育賢館志後

米使君璵字三岳順天人原籍隸陝西之安化順治十六年既平滇簡守順甯蓋當干戈甫定聖天子念切邊疆用以爲天末保障者也夫順甯自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改土設流諸事草創雖賴余李二公極力圖治漸有規模奈節遭兵火凋殘日甚父老兒童引領望治若非賢大夫本經濟才出蒞此邦安

望男耕女織戶誦家絃休養於烽烟初息之日哉今距公去順甯百年士民知戴其德而不能紀其事前太守范公舊志亦不爲立傳然殘碑舊牘散見於深山野寺與夫耆儒宿學家藏片紙其書皆歷歷可誦也郡之育賢館創自公傳有館志兵燹後故帙無存乾隆己卯夏太守劉公自大梁來甫下車卽於行篋內出育賢館志以示諸生併索此地之收存者皆茫無以應宗甫歸而按諸蠹簡中得一編宛如延津雙龍之合細讀之始知公當建館之初經營完善細大畢舉延西蜀陳瑕無爲館師所爲興賢造士計者已不遺餘力矣又當時士民記公德政碑卽

海寧
三
瑕無所代載在館志臚列善政多端其足以入人深而感人切者與今日故老傳聞約略指陳情詞彷彿相同向僅得諸空談茲乃見其實績可爲百年來一大快事按瑕無爲蜀中名孝廉官部郎勝國未放浪遠游棄一官如敝屣非公之政事文章致其心悅誠服固不能下榻以屈其就又肯以閒雲野鶴之身爲人作稱功頌德之詞耶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此邦者固可於瑕無之撰記而得其詳而瑕無之必無溢美於公者卽可以瑕無之品望而昭其信爰以館志碑記列諸新志藝文凡我蒲門人士取而讀之亦可感公遺愛於世遠年湮之後矣

倪蛻書黃九烟先生唐詩快選本

驚天泣鬼移人亦是古今來未有之創選宜乎世盡寶而傳之然余嘗取三詩謂可概其三集昔在汝甯羅山縣劉霞莊秀才案頭見無名氏虞姬詩曰君死兮妾不獨生妾死兮君不獨死得天下失天下亦小事彼失節如呂雉有天下者不能治一女予江水潺潺白石齒齒妾與君來會於此是驚天之作也又高季迪節婦詞曰誰言妾有夫中道棄妾身先徂誰言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纒空房夜夜聞啼鳥見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是泣鬼之作也又沈君烈夏日詞曰佳

人夏午簟如波佳人無汗驕輕羅郎狂散髮投懷多妾心憐慣
不能訶爲郎手挽雙髻螺別有憐郎奈妾何風響槐涼似人蹟
拒郎斂坐顏微赤是移人之作也

萬本齡跋邵南士金書各經冊

齡奉佛已十年嘗喜唐李舟之言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
周孔生西方設教亦如釋迦斯說最爲平允或佞與毀兩無是
處而齡之奉佛不喜其寂滅枯槁喜其有情喜其是血性丈夫
喜其與大千界中飛潛動植同此生意所謂志大宇宙勇邁終
古則齡不能若著膩油巾隨鄭康成車後齡亦不肯此齡之所

以奉佛也丙寅秋師端翁明府出邵茂才所寫經冊付

本齡爲

跋特以齡奉佛故也齡謂奉佛者近狂蓋必有泥塗軒冕草芥
簪裾之量而後能奉佛讀經者樂善蓋必有慈祥惻隱民胞物
與之懷而後肯讀經寫經者主敬蓋必有一佛在目不褻不苟
之念而後方能寫經是皆論佛之粗者且能賢於飽食博奕者
矣賢於婆娑夏畦者矣賢於乞餘不足而驕其妻妾者矣至若
誦四句偈寫一弓經便能證無上菩提果齡雖奉佛亦未敢深
信然則齡之奉佛也心也說法不知參禪不知懺悔亦不知今
展此冊爛然金碧惟覺好生好善之念油然而盎然齡之奉佛如

是翁喜讀經而不奉佛異日者以宰官身優游林泉施此冊於
點蒼雞足間如青林寺之留經使兩地叢林各種勝果倘得從
遊當再爲記嘉慶十一年秋七月廿有九日書于大雷官署之
小停雲館

王思訓南和令繆凝元墓表

繆公以貞字凝元家世居秣陵明初祖吉甫用武功佐沐昭靖
鎮滇占籍曲靖之南甯子姓科第相望號世閣公副榜思閻之
孫太學生昌運之子生三歲而太學公歿母譚太孺人礪志撫
育會明季流寇亂滇屠曲靖公爲賊虜擲城下伏溝中太孺人

斷一手母子崎嶇血刃中僅獲免公幼有至性見母呻吟則哀
泣不已母至忍痛不出聲以慰之九歲就傅聰穎踰人又念母
氏支拄之艱益感憤力學不少怠以是文名日噪未冠試童子
及偕諸生朋試咸先其曹丙午舉於鄉尋值逆藩之變避不仕
逆平以不汗僞命見錄 詔授直隸南和令會南和罹旱災民
半流亡公求賑恤復大水以水災報大吏以甫經報旱格其議
催科愈迫且諭以後收作前解公勉從之旋奉 恩綸免民欠
於是藉解者無償公坐虧掛吏議迄事白准補官然公自是決
歸計不復出矣公事譚太孺人最孝每出入必拜榻前飲食不

先進不敢嘗公得薦太孺人已前歿公具節行狀呈有司入郡
志而未邀 題旌終身以爲憾語及輒嗚咽其令南和方期年
疊遭水旱流亡滿野公竭力撫循不以一身之利害畏怯觀望
至棄其官賴屬民資道路費始得歸歸後蓬戶蕭條不異書生
時處之夷然公旣不以是自悔其妻子亦安公之貧無戚戚怨
尤意如公者所謂今世之古人非耶長子士明從予學公游會
城予與盤桓久見其貌樸言訥對人有煦煦不忍之色宜乎無
賢愚皆仰爲厚德君子公三子咸勤學知自立士明才尤俊氣
局亦軒朗公歿數年舉癸巳 恩科其進未可量所以成公未

竟之志者有在矣士明以庚寅年冬月初六日葬公於觀音硯
大坡山之原而碑志未立懼公之德無以示後謁於京邸求所
以永公之傳者予未及爲今年從予江西學署請益勤嗟乎公
之行自可傳不必予文之傳之也然其意懇懇有足以感予者
故略具公行己歷官之概俾士明揭於阡

張漢高祖考端毅公墓表

漢七八歲時每歲朝見懸三世像其次則元冠朱襪隆準修髯
對之峩峩如泰華當秋不可褻視漢拜而畏之以問吾祖吾祖
曰我祖父爾高祖也我祖性端嚴如其像生平苦學毅然不少

息毫亦如是課子尤嚴厲不假辭色以故我父忠介公以進士
起家有學問文章名于世漢比長先大人訓課亦言必稱高祖
嗣是吾祖嘗詳爲漢言曰我祖諱煜然字有光號南汀幼學時
質遲鈍誦書史必數百過乃能記記便不忘會吾屏梅衝孫先
生來吾村講學我祖從之遊每課文爲刈蔓就潔文乃善年三
十餘始入邑庠尋食餼屢躋秋試乙亥得應歲貢士入都廷試
歸課我父文益勤丙子鄉闈我父以第六名得解我祖謂之曰
而姑勿上春官計庚辰我當得訓導爾偕予北上三年復督課
如諸生功稍弛猶怒欲記撻每曰獨子不成不如歿吾嗣孝廉

不淑玷吾門甚於白民我父爰是益力學三年侍吾祖北上我
祖銓註得江西分宜縣訓導我父試禮部報捷未年餘我祖以
李太淑人憂歸里時我父以禮部精膳司郎中除四川敘馬瀘
兵備僉事道亦歸屏襄葬事乃就任未年餘我父亦以章太淑
人憂歸里是年乙酉吾生爾伯父時我曾祖美材公齒八十有
六五世一堂郡邑人傳爲盛事閏三月美材公卒我祖自是謂
仕不逮存隱居不復出十二年而我父卒我祖益杜門謝客不
問戶外事日督孫曾兩世讀訶撻尤厲年且耄猶執卷就明不
少暇逸今所遺書史鈞乙塗竄叶音註釋手澤具存兩母弟甚

友愛教亦嚴肅生平動必以正笑言不苟每面折人過而習無
藏宿蓋得天之貞者我祖生明萬曆十一年癸未八月二十九
日子時距康熙二年甲辰前六月二十七日日子時終春秋八十
二以我父貴誥封中議大夫太僕寺卿配我祖母章氏生萬曆十
二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申時卒崇正十七年甲申十月二十
四日辰時得年六十一誥贈淑人舉一子一女繼妣李氏誥封
淑人無出後我祖十三年卒章淑人固諸生女幼識字且能書
算治家復有條理我祖諸生家固貧不事生產內外一切家政
無纖巨淑人身肩之以故我祖得縱心問學講貫無虛日淑人

強臂力桔槔七尺能前舉達渠道溉田禾每治釀率夜分臨渚
上督媳婢淘米粒乘月出不火月下山將曙乃罷率以爲常每
歲夕爲人治衣率女媳諸人合製一夕必成三四衣不苦其倦
生塵我父一子幼時晝舖以乳卽置具臥後園竹中呱呱不子
抵暮乃懷抱入宿比長我祖教過苛不以慈母愛少爲曲護方
我父成進士家且貧及出仕得叨升斗方欲盡一日養而淑人
遽以病不起我父生爲人子恨直與千古俱長也嗚呼自古國
家之興不獨世德相承繩繩有人亦母德茂焉淑人佐我祖起
家至有今日我子孫安享其成先世勤勞都不省記將覩然無

海東
以爲人孫子我先大人亦嘗語漢曰南汀公可謂德之有恆者
矣夫所謂恆者象字立心如一日以南汀公好學誠篤不勦積
而有成卽以釋道家言亦當苦行成仙佛况講道論文之事乃
至於今吾祖吾父俱厭世去先德奕奕無人傳誦予小子竊惴
惴然恐久而遺忘乃表墓石俾世世子孫銘刻於心以爲模式
且總公生平私諡公曰端毅先生

吾師盛名在海內思高行潔尤爲後學山斗讀此知高曾遺
則有自來也而文亦真摯雅潔誦之具見孝弟之性 胡宗緒
傳爲訖王孝子墓表

王生瓚字雁亭漢軍正白旗人家奉天幼穎異天性孝友稍長
補博士弟子食餼乾隆元年以拔貢赴京 廷試聞母喪痛不
欲生抵家母已葬恨不得親視含殮結廬墓側朝夕泣血者三
載遂以哀毀抱病卒乾隆四年余奉 命至遼同官屢爲余言
心識之以爲信能如是當與宋周貢卿輩共傳矣聞生廬墓時
遠近有不孝不弟之行者皆曰勿令王孝子知有孤燕巢檐下
飲啄與生相隨半載無異或毀其巢燕去生以泥丸補之燕復
來越明年巢中生艾枝燕復去生知之爲去艾葺草燕來如初
三載依依去時猶捲戀哀鳴不忍舍云噫生之孝乃能化鄉人

格禽鳥如是哉禮記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又曰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夫以毀不滅性之義律生其失也過然視夫居喪無戚戚之容甚且敗度敗禮固生之罪人也予職司文衡得請於 廷表厥宅里風勵天下以彰孝德嗚呼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王生之死於孝謂之猶生可也

有關名教之文中間敘孤燕一段詳人所略而孝子至行至性隱躍可思斷制處極有分寸末幅感歎婆心如揭

雷翠庭

錢澧文母劉太孺人墓表

太孺人劉氏邑處士劉公子詔女也 勅封修職郎南安州訓

導恆庵府君故籍楚雄充總鎮提塘官駐會城四十猶未有子嫡余太孺人在籍遠弗便因納太孺人焉舉五丈夫子一女長子泰運中己卯鄉試終元江州學正與澧同年補弟子員故於太孺人行事知之較悉謹表其大者太孺人之來歸也恆庵公生事猶殷力佐內政得小康輒勸營廬爲迎養計時公大父已衰耄不能遠涉父與母暫至父輒歸奉大父未幾先以疾卒公奔歸大父亦尋逝母故善病留會城疊罹凶慘至沈劇太孺人營藥餌廢寢食者累旬禱神願以身代後患頭風攻目屢屬醫罔效太孺人謹侍左右未事爲備先意用導後病革執手泣語

曰汝事我二十年如一日願汝婦事汝亦如是矣先是恆庵公內兄寡來依母弟居太孺人相與愛憐若同產兩弟喪弟婦亦繼喪諸子女熒熒賴恆庵公爲營婚嫁太孺人視之一如所生事恆庵公始終凡四十年迨畢喪謂諸子曰汝嫡母老汝父在歲中猶時以事往得有所芘茲已矣其亟迎之來諸子奉命往嫡則曰誠爾先墓誰託者且以汝父頻年所蓄足溫飽我泰運貴得 馳封我居此不願往矣時人兩賢之太孺人天性勤勵老猶不廢操作諸子諫之則曰汝輩離襁褓卽足衣食知安居無事之樂耳汝父起家貧寒備嘗艱難以有今日豈聞且見之

乎而况若諸婦乎凡吾所爲如是而後心卽安且正所以爲教也恭逢乾隆四十二年 升祔覃恩馳封孺人泰運弟景運應運翊運鍾運應運早卒鍾運太孺人服闋後始中丙午鄉試候選知縣女嫁楚雄廩膳生卜世孫五人女孫六人太孺人生卒年月及餘行事原任河南河陝汝光道昆陽趙檢齋先生旣爲誌銘掩諸幽故不復詳云

楊德沛紅衣女墓誌

前流寇陷城時有女子衣紅衣同女奴投井死事載舊志人不知其姓氏故以紅衣女書之或曰井在倒城處楊家園內江陵

王福嘗言之福久竄臨安意投井時竊見歟聞故老曾與偵之
福亦恍惚指其處而未確方寇圍臨安用地雷攻城楊家園逼
近城垣城破井閭爲墟宜福不能確指也乾隆庚申居人林氏
取石城壕左石深入土掘土見智井邀衆往觀入土數尺得一
銃子知爲地雷中物又下二尺餘得枯骨一叢取出原泉條湧
衆視骨爲二軀一女骨一小女骨無纖毫朽腐儼然可辨證以
王福所指處井若近之驗以女骨二而皆不朽女乎奴乎人斯
在矣嗟乎丁亥之變死者枕藉其女子之激於義而死者何可
勝道欲一一得其骨而葬之蓋未能也骨有無固不足計而紅

衣女之骨奚爲至今猶存耶殆天出之以顯烈女且使人知同
時死難如女與奴者正不乏人歟又聞紅衣女之入井以五月
二十二日今其出井亦以五月二十二日噫是則可異矣井之
未見也其地夜中往往有火光近視之無睹井開骨出火光遂
絕殆女與奴之烈不可沒滅故其靈時時照耀於青燐丹鳥閒
則凡正氣所存有重泉所不能湮抑者觀此益可信矣刺史夏
君往視具棺二收其骨合而葬焉予考之志乘參之舊聞證之
時事集同人勒石以記之題曰紅衣女墓云

邵其德節婦邵孺人墓誌銘

節婦氏邵吾大父宋梅公長女年十九適定遠司訓賀湖袁公
三子字和臣諱肅郡增生窮年力學母晝則盥漱奉翁姑夜則
焚膏佐讀處伯叔姑妯無大言惠逮自下靡有不率家緣咄嗟
辦無貽夫子以內顧憂逾數年而表裏戚屬皆曰袁氏阿祖沐
氏嫜復生矣黔國公啓元女無何而姑父和臣公卒春秋僅二十有八
生子不舉嗣族子文英爲後女一俱幼姑母哀毀痛哭一目失
明女許字於予已而成嫁然猶母是賴燈火熊荻教兒書爲之
聘媳日夕拜姑父木主禱曰君歸矣女幼子未成名妾何以自
立有告姑母欲爲請旌者則曰夫死不再嫁經也欲表是沽名

耳嗣是含淚飲泣益刻苦灌園而食歷四十年如一日人又曰
袁氏有三節婦一明庠生諱必通妻張氏一張子熙婦陳氏一
卽母也二氏之節已得旌矣母抱二氏之節而未肯請旌會邑
尹鄒公聞之榜以額云節比松筠旣而琢庵大尹張公有天只
不諒徒酸令女之心命也如何永矢共姜之誓等語姑母視之
終淡如也嗣子多以病臥而媳猶未納湯藥飲食俱母親身調
治目愈昏體愈衰影邊一杖落牙滿囊日薄西山孤燈在案回
首少時閨閣環瑣衣裳婢妾鞍馬雖鬚眉男子輩誰能堪此而
予自戊午告別時姑子疾尚纏綿姑亦病且老庚申予出知絳

州得室人訃哭之辛酉改保德迄五載而又哭吾姑母焉予以
宦跡無定曾不幾年而既哭吾婦又哭吾婦之母人世聚散之
感宜何如也夫人生幸而以名見不幸而以節見至不幸而以
苦節見如姑母者亦可以風矣爰爲之誌且銘曰介石之貞松
筠之節惟石可朽惟節不滅

錢禮嘯瀘學士業師陳公墓誌銘

師諱世烈字允文嘯瀘其號也先是蜀之巴縣人明末流寇之
難祖考諱仲舉挈妣劉氏避地入滇卜居建水遂爲滇人考諱
天武歷官雲南臨元鎮標右營遊擊娶夏氏生二子師其次八

歲孤露母氏勸之力學舉雍正壬子鄉試第二癸丑會試遇大
挑已列一等大學士鄂文端公特抑之召至私第勛以遠大贈
金遣歸丁巳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職檢討故事國子監司
業缺出以翰林俸最深者十人引見師俸頗後適以輪班引
見越次授之異數也丁卯鄉試充廣西正考官尋陟翰林院侍
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又遷大理寺少卿充中嶽南嶽及
諸古帝陵祭告使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歲庚午坐誤封發
票本鐫級實非已過代同官者受過也已蒙召見問陳世烈
閣學缺在否執政對已奏補有人恩旨降二級補用次日輒

聞內艱奔歸服闋將北上而痰病作體素豐碩由南回至江夏時以是疾數日不知人事湖北巡撫奏明留治得愈至是呈明在籍調理然夏暑勞動輒作因遂不敢遠涉歲癸酉制府愛公聘掌五華書院講習慨然曰是亦所以報國也前後六年育才甚衆及歲戊子撫軍鄂公實文端季子復敦請掌舊席禮於

甲戌以後已卯以前不及從諸賢如同邑編修施君培應布政使周君樽惟得友楊君焯及列門下時楊已作令河南是時同輩咸以文藝相高不謂師所拳拳乃出於尋常喜好如此師之望議也合坐者實溧陽史相國所親而師任有加二級可邀議抵溧陽因以爲諷師毅然曰微公言亦實不忍其貧老及奏上被鐫怡然不以屑意還里後絕口不道雖妻子亦不知其實比禮官都下得從前輩鄉少廷尉周公於禮粵西大銀臺蔣公良騏游杯酒談往廷尉於師爲後進距師望議僅一年銀臺則師丁卯鄉試所得士嗚呼古所稱盛德君子誠何以過師耶康熙

五十三年土賊李天極朱六飛擁乞兒衛枝葉謀亂事洩六飛走匿臨安郡深山師考贈公追捕得其從逆名籍訝曰此非誑兒餌誘卽賊輩妄援張其與之衆耳巨魁伏法輒手焚其簿或以爲言曰吾甯以此得過不欲多殺爲功豐毀齒時故老猶有稱道其事以爲流慶及師者觀師甘於墨議一節誠古所謂式穀之似耶豐於門牆爲後進見賞乃以狷鄙其他匠成諸賢就所長而進之者其不各有得力耶惜不及哀而紀之也師自祖考妣入滇以考貴 贈祖考昭勇將軍祖妣淑人考亦授昭勇將軍妣封淑人及師官庶常恭遇 覃恩皆改從文階贈封一

如師秩配王夫人先師卒子一人安康建水縣學廩生孫二人與咸謙恆女一人適副榜蘇姓孫女四人生於康熙丁亥年七月初二日午時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初八日丑時壽八十有四今年安康走告豐曰先子待君勒銘而後葬豐憐懼不敢辭謹撮目見耳聞之大者若夫門內懿行及官侍從受 恩節次與生平著述安康已紀家乘不復及

銘曰於惟治古在廷咸讓譽則不尸或甘分謗雍雍吾師谷廣澤深於何不如維仁宅心不盡厥施以迪後生天篤厥壽何必久位至樂無假疏水餘味佳城一閉天下惜之億萬千年視此

錢澧業師素懷王公並配張孺人墓志

師諱瑾字素懷一字獻之少與兄諱連及澧先子同學於呈貢曹氏澧未毀齒先子將授以書慨然曰吾就外傳時八齡矣同隊固不一足惟王氏兄弟秀出仲猶少吾二歲清溝濁渠當時已共指且伯氏早譽於鄉仲設帳授徒甚盛顧念舊見我未嘗白眼恨所居稍遠爾太稚弱不能遣往從事澧心識之不敢忘及年十八始得及門受業師之為教最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為非吾徒常云古人立品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

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介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講論技藝亦斤斤於是深疾時俗所談墨裁以為窮達有命惟不知命者斯為所搖奪蒙童但能執筆輒課以辨別字形兼日用所需物令書數事使之肄習或謂子為教高者既過高卑者何又過卑師笑曰此自小學遺意人多不察且子視諸童他日固皆能列之於學官之於朝耶不能而使可各適於日用亦其父兄之所望耳前後五十餘年及門高下殆千餘人師誨之不倦如一日澧之執贄當丁丑歲春辛巳八月當道簡入五華書院師曰貧窶若斯得資膏火甚善然彼地兩地才雋所匯稍

能樹幟皆必大有挾持藝僅若爾今往亦輒爲株何前後大不相及吾虞爾之退機將自此始先子亦以爲慮乃命所有課業皆復請正如追隨函丈時戊子幸一第北上丙申暫歸從及門前輩施君培應時侍杖履一日顧而歎曰吾不幸二子成名幸無一人於吾前瑕疵二子之品者二子歲月方長幸更以所及見概所不見耳未幾澧復北上牽迫久之以內憂歸徒能拜墓一痛則猶權厝佳城未卜也嗚呼吾師生平蘊蓄道德本諸身以爲教豈惟從學之士實誠服之卽當時同輩諸老語之無不心折故少司馬錢公士雲嘗言久不見素懷見素懷之徒如見

素懷施君培應温温得素懷之雅吾宗澧落落得素懷之簡嗚呼澧固無足長短然豈契之不深能爲是言耶今年諸子咸謂澧曰先考妣窀穸未定日夜靡不盡心然求得有時將敬合窆非子不能爲誌以掩諸幽敬對曰澧分內也謹按師本河陽武氏自考諱良俊始爲昆明王氏婿生三子伯氏改復本姓仍入河陽籍中戊午鄉試仕終階州西固州同師及弟瓊皆籍昆明師以明經選永平司訓奉文旋卒弟亦復本姓入武庠兄弟友愛老而益篤初娶蕭孺人早卒無所出繼娶張孺人賢能內助師恃舌耕諸所不繼紡績針黹彌縫之生六子長祖堂次祖塢

次祖壘殤次祖壁次祖墉後師七年卒次祖均女二人師生於
康熙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午時卒於乾隆甲辰年五月二十
六日寅時孺人生於康熙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時卒於乾
隆辛丑年七月初七日午時

錢澧彭南池墓誌銘

讀書而求致用未有不自治身始也身之不治或有所施於用
非妄卽苟故君子務先治身然孰謂治身之勇且嚴久而不懈
如吾南池者竟至以葬期告也嗚呼南池死蓋逾年矣天下賢
人君子爲 國家惜南池稱南池未絕於口然人之所以惜南

池稱南池皆以其後之建樹而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交南
池垂三十年每見未嘗不見其益進敢不爲之實紀掩諸幽以
壽無窮南池世爲蒙化人大母趙州蘇氏吾師海門先生堂兄
女也先生時以清修厚德型於鄉里南池實仰止之自失恃後
從大母依止蘇氏以析義理遏嗜慾爲喫緊事雖半菽不繼不
敢一介取非其有日把一卷聳肩終夕凡少年馳騫事絕無所
染若性生然趙州人士之有識者靡不引重而益退然若不及
其以貧故姍侮之者釋然無所於校也吾與間隔必歷數年始
一聚首中間惟自辛卯之春迄明年夏五對牀京邸日或易衣

而出凜然清癯驕榮盡落一起處之必時一嘖笑之有節覺是時德性已造堅定地矣復不得志於禮部及歲辛丑乃以大挑例分發粵東補令封川歷五年調香山每一達書無不以不變塞相勛歲己酉躬出洋梟鉅盜林亞五等以此特受 上知授五品服擢同知岳州當事者仍奏請還粵檄署瓊州同知專捕餘盜遂歷諸幽險備得情形將見當事面陳之遽卒於陸豐舟次嗚呼吾南池之爲南池豈爲是區區提民役數艘出洋梟盜畢乃志事耶顧不弔于天凡思竭誠極慮以效于 朝廷者十不展一而遽奪其年使世之知南池者僅以是事豈吾南池之

幸耶且世雖以此一事知南池而不知其有以定於素幾以爲有天幸則南池何樂有此知矣方其任封川也前政虧帑幾七千邑小而瘠民困復不一端爲之未期年而民信嘗與余書言其略以地連粵西盜數來往無時緝治不力必無以安良已而獲連劫鄰境者數盜上官反欲抑之慮南池欲以此見功將必形他玩盜者罪而不知其相時之急以此爲切務也及後之出洋亦以信之結於民者深能必民之不我貳也其致家人書曰吾方出洋心知戴 君目遂無賊及其擊賊目知有賊心遂無洋嗚呼此豈無所挾持而倖於一試者乎凡民之所以信南池

者何也信其身之治也夙夜未嘗偷安脂膏不以自潤有必平之喜怒無相市之話言而已猶傳其在瓊州也日惟啖素未嘗進一肉味吾知其爲阿好者稱之之過而要其淡泊自持之素始終不易可見矣初娶陳氏繼娶趙州龔氏在粵時以尚無子納妾李氏皆生而不育臨終力疾啓父請以弟之子書城爲嗣而妾旋殉嗚呼孰使之然哉孰使之然哉生卒葬年月日別書於石藏諸幽

銘之曰民之命兮 帝時思以康也分人以政兮孰其以爲良也正人而務自正兮而不延其生也天而呼可應兮願其致與

詳也

高鳳翥嶧周愚溪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四年夏五月前開歸陳許道愚溪周公自滇 召赴河工以疾卒於大梁邸舍河使者以 聞 上動容悼惜特降諭旨謂公馳驅王事疾亟致歿爲勞臣最 加賜按察使銜復 命司事經紀其喪驛送還里河使者並制撫以下及河南北士民凡公所臨蒞震動悲感且哀且慶唁弔賙襁填溢堂室及還喪啓殯則執紼駕輶爭趨疾赴若執家事許蔡苑葉間路祭巷哭太息哀痛之聲欻動道路越數百里未已蓋 天

子之知公及公之惠愛得人心至是彰明顯著雖武夫下吏謂公之爲仁人莊士也喪還比葬鄉人士及公子弟謀所以不朽者以公誌見委惟公生平功績茂美善不勝述顧恐繁碎不足揚盛德愚無似其何敢任旣數辭不獲始竭慮黽勉爲標舉體要以質公靈以慰後輩之慕公者公諱於智字明遠號愚溪雲南嶧峨人乾隆七年進士初任爲博平令稍遷謬州牧繼典宣化守艱歸起復補朔平守卓異奏最晉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坐累左遷懷慶再調開封復任兵備尋奏署臬司自初仕至掌臬所至聲績卓卓而 天子重公器識尤在河南兵備時蓋

公久歷外任悉於人情順逆得事機要領凡所筆畫洞中肯綮制撫大吏倚重若手足有大事皆咨公而後行 天子亦以

公之習於豫事也乾隆四十三年河決考城時公以疾在告家

居 特授原官馳 召赴工公深感 上知意氣激昂

猶欲一試盤錯酬其所未足力疾上路蒙犯暑濕抵大梁重感疾甫旬日疾亟未履任而歿嗚呼使公不遽歿 上方嚮用

得任事無掣肘河必平河平論功受賞或賜節鉞專制一方其恩施於人常益溥乃天不承齡使勛勩萬里卒然賚恨此內外有識者所以爲 國家惜而嘆公之忠悃未得竭底蘊未得據

也于是河南人士之稱勞臣循吏者無不曰周公周公云方公少時以匡濟爲志疾酷虐庸吏若仇讎旣服官肫肫愛人尤慎刑獄博平有女弑妾母獄新野有夫殺妻獄黠胥挾仇鉤鎖羅織前後吏弗能明逮繫什百冤呼塞路公詳詞徐偵得其要害片言棚折立出抵死數十家天豁日明奸猾伏誅聞者稱快暨掌臬辦大案鉤棘蔓延頭緒紛如尤宿胥老吏弗能措手者公排擊剝割一訊得情卽爲除去株連科斷輕重不越旬日巨案奏當昭豁明白羣吏歎服而公飲然若不足每事雖洞見利害必前後顧慮度必成然後爲始雖落落及成功捷速出人意外

方令博平學宮卑隘有以修學請者笑弗應暨期年忽召生徒分以執事俾營建比鳩工則輸金雲集材木麇至蓋政治人和令行事戒故也他所創置皆類此平居與物樸誠平易匹夫下吏皆得極口指畫至其所執持雖權勢不與易顧委折善斡旋亦不以崖岸自高惟公不以所知先物故人竭其知不以所能格物故人悉其能卽有褊躁剛戾怙權自用者久與之處無不冰融漸釋傾心相奉而負材謹愿之士尤得所憑恃以自奮於功名器度若斯足以受方面而不愧矣生於康熙辛卯十二月初九日子時卒於乾隆己亥五月十八日未時享年六十有九

配趙恭人生子二澄淑劉孺人生子一大洽俱鹽場大使孫三
孫女五銘曰

吏而循國之良學而行身之光積厚不發發乃長子孫祐之篤
不忘嶠山之陽此其藏羽翁文不多作卽此何讓唐賢

王思訓問石頭

并序

昆明西山花紅洞有孤石高三丈餘圍徑四尺許橫側周視
逼肖醉翁俗稱顛丈子異其名而問之

吁咄哉彼何人斯蠹兮其堅以確也介兮其卓以犖也嶢嶢兮
其仰而不可以斲也漸漸兮其俯而不可以齷也磊磊落落風

雨之飄霜雪之撓霰霆電之紛囂而不可摧以撲也蝸之不
可蠹苦之不可錮塵之不可涅以剝也彼何人斯宜其爲鏡爲
砮爲盤爲礎爲仙之煮爲媧之補爲河右之碣爲岐陽之鼓不
然或師而穀城或母而啟生或峙女嬃之廟或列昆靈之鯨或
三門恃其底定或雙闕表其崢嶸或障迴川塞決澤挽頽波於
旣倒當天柱之支撐胡爲乎不周道砥不肅慎矢不松文瑩不
香雪靡慕爭界之督郵學瀨邊之令史神冥冥兮非夢非醒情
脈脈兮欲眠欲起爾迺形詰屈影踈蹢逃楚射避秦鞭僻處兮
廣野遼隔兮湘川寄噉峭兮萬里甘寂寞兮千年徒使人尊其

稱曰丈而美其名曰顛吁咄哉吾觀古人之有所託也鶴控維
王蝶栩維莊胥餘怨離黍哀風歌迷陽彼豈有意乎抑亦玉山
倒乎愛叔夜醉龍臥兮愁中郎追揮毫於草聖擬次公之不強
酒而能狂乃屢問不一答吾但見爾之放浪無以定爾之行藏
安得袍笏僕僕拜相視莫逆於花紅洞口之宛轉溪旁

王思訓碧嶢書院弔升庵先生

雞縹碧兮關路長澗阿盤兮白蜺堂瞰積波兮撼城郭風帆雲
影兮烟樹微茫中有人兮託迹濯清流兮坐奇石魚鳧望兮路
五千王孫不歸兮芳草芊眠遍春山兮杜宇把閨中之錦字兮

淚潺湲詩題兮綾褙花簪兮雙髻春遊玉案兮秋憩瑤岑四十
二年兮南之裔噫乎吁哉神何往兮斯在製芰荷兮飲沆瀣朝
處幽篁兮日暝暝夕汎素波兮月沈沈杜蘅長兮湘纍怨薜蘿
帶兮山鬼吟乘蒼虬以訪贊陀兮升雪嶢之萬仞駕紫鸞以謁
禧妃兮覽霧妝之明靚想氣節兮東都溯風流兮西晉先生兮
歸來寒泉一掬招而不見兮誰知我心之悲哀

趙純集楚騷

思美人兮哀衆芳之蕪穢製芰荷以爲衣兮紉秋蘭以爲佩懷
瑾握瑜兮獨好修以爲常言與行其可迹兮蘭芷幽而獨芳又

眞繁八之十七

藝文

三

重之以修能兮與日月而齊光聊浮遊以逍遙兮乘清氣而御
陰陽春秋忽其不淹兮老冉冉兮既極惟天地之無窮兮率雲
霓而來御駟玉虬以乘鸞翼一返之何時形穆穆以寢遠兮何
日夜而忘之臨流水而太息兮哀人生之多艱惜我不及古之
人兮橫流涕兮潺湲路漫漫其修遠兮獨永嘆乎增傷步徙倚
而遙想兮芳菲菲兮滿堂哀見君而不再得奠桂酒兮似漿茲
歷情以陳辭兮沾余襟之浪浪

段昕重修青龍寺募引

今天下需財亟矣而財之絀也益甚上而長吏次而薦紳以至
士農工賈諸人所日謀措者求贖其一身一家而猶不足於供
少有興作卽攢眉捉襟拮据萬狀今乃欲分其甚絀之財以興
可已之事不惟予之所不忍言亦西方諸聖人所不樂聞也或
曰種善緣者有福田利益在夫置父母妻子衣食之用而爲寂
滅之教增有爲法是名爲愚捐有限之物而希不可知之利是
名爲貪予方欲破人之愚醒人之貪而乃作爲語言文字以誘
之是猶揚湯止沸而且益之以薪也具佛性者實應且憎而又
何青龍寺緣簿之寥寥者爲然予考之郡誌歷乎石門則青龍
寺之修非以希福報蓋以培地靈也安甯爲滇西首邑山川秀

爽甲於南中科名之所以盛風俗之所以淳兵燹之所以不灰
燼水旱之所以不化離者實有地靈嘿相之而地靈之勝則以
螳川之滌洞蟠曲有以蓄一郡之氣而爲之襟帶然能砥昆海
之瀾扼石門之項而鎖鑰螳江則惟青龍寺實據其吭焉寺之
興廢其所關豈不鉅耶寺創於元修於明其名青龍說甚誕今
以歷年久遠殿宇傾於風雨廊廡壞於鼠雀金碧沒於塵網失
時不修不至委於芻牧牛羊不止是無以培一郡之勝而坐視
古蹟之頽廢也寺僧欲任之而力不逮因乞予言先之予謂修
廢利則可已而培地靈則不可已分一家之囊篋以希後福則

財之絀可慮合衆人之錙銖以襄善念則財之聚不難况近日
郡內山川名勝凡可以供游眺者無不巍焉煥焉以侈前人之
觀而娛遊人之目况此鎖鑰螳江者而乃言財絀耶則是予所
不忍言或卽人所樂欲聞亦未可知也遂援筆書之

黃桂條陳南征時事上經略傅公策

竊查緬爲西南膏腴夷所宅人柔而多詐富而無壽要其地
氣使然故諸葛之南征在乎羈縻而不留不處迄乎明代思氏
莽氏屢爲邊患或一聚數十萬或一反數十年鄧子龍攀枝花
之戰以寡敵衆大破緬虜而猶不能靜陳用賓是以有八關之

築我朝百餘載來滄溘激清不驚烽燧乃有木匪不恭負強於彼方爲衆酋所畏阿瓦之王旣先失土木邦之主播遷他鄉而內地諸土司亦多晏安委靡疎於防備彼乃得以愈恣其橫虎視哀牢借釁騁戈官軍禦之又鮮勇略潰走死傷殆不勝紀而八關遂爲豺狼道路矣雖曰小醜有干體統是以天威震疊聲罪致討勢在難已我公仔肩萬里披圖察形經畫已定豈復儒生之迂所得而參其議論者第以準回之強巨古爲中國患哲后英主莫能控制我

皇上神武所奮一舉而收服之藐茲緬方曾何足云獨是北南異勢執此處彼抑又不能無柄鑿焉雲南二十萬之秋糧民食無多倉儲甚少一有荒歉鄰省之糴難來則軍糧先已可虞是故緩征之說可以行於北者未可以行於南計南征者利在乎速而欲功速成者在乎多算而已蓋緬可量而未易勝者也以彼聞有征剿之聲協而謀者固衆則亦強者主之弱者不得不附志未必同力未必均雖率旅如林皆其村寨頑民驅冒鋒鏑假作鋪設惟恃殺手千騎勁弩毒矢專於行劫而已未曾抗兵對壘猝然而來猝然而去故元明之世緬數爲寇於內疆亦未聞其能拔一城踞一郡此其可量者也然而未易勝者瘴毒不

可以遽進江險不可以驟踰野闊人繁各種散居南海爲大門
左交趾而右西洋雲南一面特其後戶以雲南之一面攻之明
時頻歲征緬卒鮮制勝卽有制勝不過得其遁歸而止藁根未
絕息而旋作况茲木匪之強兼併諸緬家於木梳而阿瓦之海
滋以爲憑依木邦之厥姦以爲羽翼彼方挾三窟之狡我乃張
一面之網則其利而進不利而退綽有餘地又安所得悉根株
而拔之拔之未克難留處也我歸則彼出我入則彼又歸彼且
疲我於道而悞之於瘴中兵損帑耗百姓困於久役饑饉亦且
相仍成功未果而滇先受其病此一面之緩攻所以不爲征緬

之長策也則何不爲兩道並進以操全勝之局哉夫緬之所依
者水征緬之勢利用水軍閩粵之距南海不過一月之程可發
水軍一萬定以抵緬日期俾雲南先悉斯時之緬賊聞風而恐
度亦無兩全之術矣蓋其肆然作逆輕視官兵者一意外馳初
無內顧之憂也果聞水軍將臨其前能不急於內顧乎急於彼
則緩於此而後雲南之軍易於措手然又在乎得其要焉地之
利在新街人之利在沙兵新街爲入緬要口必先取而據之嚴
壘固屯期於不拔所以資我之水道而扼彼之咽喉不可失也
沙兵爲緬賊所憚其人勁而狠攻戰無退卻惟禮其首而惠其

衆則萬數可得而致多多益善不可忽也據定新街則糧船無
患多聚沙兵則先鋒可恃於是雲南之軍與閩粵之軍按期相
望一由新街順流而下一由南海溯流而上料莫之敢禦者兩
軍既會深入木梳沙兵之悍水師之能當乎前滿漢士兵之盛
交奮於後亦未有不搗其巢而馘其酋者矣木匪旣鋤則厥姦
全屈而阿瓦自定木邦自甯何也除其殘而諸緬服也此兩道
之所爲力而成功可速卽根株可拔也若夫兩道爲大師所壓
則自顧難於保全不待深入其地而巳有哀懇
恩赦永遠納款者但使獻出漢姦卽以止戈爲武此則甘雨和

風中外樂業尤善之善者矣區區愚忠意蓋如此昔魯女憂國
曹生謁君事非分內而引以爲慮如蒙不棄芻蕘細流兼收施
之於事或有所補則幸甚幸甚

水陸夾攻兩道並進誠屬制緬之上策畫沙聚米較立崖先
生疏尤爲通達事理

李發甲下湖南各屬教

發甲德薄才疎奉 天子命撫綏是邦雖於民生之休戚吏治
之貪廉力矢此心兢兢悚惕而耳目未廣勢難盡知所賴藩臬
監司及守令諸君子啓我頽蒙匡我未逮以 大君爲不可欺

以小民爲不可虐凡窮簷之疾苦狐鼠之憑依一切有關利害之處不妨次第開導見之施行其有居心仁恕教養斯民實心實政者益加勉勵用底循良如有外飾仁慈中藏峻刻不飭簠簋包苴公行草菅人命任意行私者痛改前非遷善遠罪翻然自新亦當寬其既往嘉其將來必不刻繩其後使之無地以自處也倘執拗不改以 朝廷之憲典爲不足畏以上官之條教爲不足道嚴酷乖張貪汙敗檢肆無忌憚以致穢跡彰聞 國法具在當不能爲之曲庇也彼時此身一敗萬事瓦解身家性命父母妻子付之東流言念及此則亦何憚而不肯爲清正之

官顯親揚名上不負 君下不負民爲名教中之正人也哉凡我有位孰得孰失何去何從試自思之若不佞憑藉高位誅求有司受暮夜之遺金辱 聖明之任使恣睢傲慢激揚樹私則是表旣不端欲求影正罪更倍之祗此冰蘖之念硜硜自守非飾詞以聳聽聞也

天日相臨願與諸君子共訂之

讀此教見笑比河清之概先正典型也

趙士麟朝天集自序

僕世居滇省家在河陽幸與計偕得觀光於上國謬蒙勸駕因

卜吉於良時幼設桑弧敢作懷鄉之戀戀長依萱草能無陟屺
之依依攬轡河梁將登大道驅車并里適屆小春睹嶺上之梅
花徒增別緒盼天邊之雁影益壯豪遊始自黔而入荆復由洛
而趨冀途經萬里皆名山大川之邦序歷三時正淒風落葉之
候珍禽異獸伯益之所未收峻嶺危溪道元之所未載莫不駟
奇足底炫異目前至於古剎精藍燦爛雲霞之色兼之秦碑漢
篆瑯琊金石之書洵足婆娑能忘題咏欲抽不律以布赫蹏但
上下陂陀未便據鞍而作賦况追隨鞭鐙甯能彈鋏以成歌惟
是暮鼓初嚴晨雞漸唱望寒燈在壁抱膝微吟趁濁酒猶溫披

衣疾草藏之遊篋遂爾盈囊韻叶四聲多屬秣馬脂車之際墨
翻兩袖無非曉風殘月之餘昔者杜陵之篇計牢籠於天地張
說之作資藻麗於山川以此相推則吾豈敢然而程途悉載可
無假於指南且也沿革都詳庶不勞於問渡曩風俗於寸楮朗
若列眉收山川於一囊燦如指掌執此而北足當祿閣油素之
書擊之以南不假眉山輿圖之記傳諸好事堪佐臥遊若夫塗
鮮世南失參稽於秘笈交非元宴懶乞序於名流此則迂疎使
然勿以寡陋見斥也

王思訓徵刻滇詩啓

真繁

八之十七

藝文

天

蘭津南渡篇什初興司馬西征人文踵至一章頌體祀隆縹碧
之雞十卷賦心客過孫原之水盤蛇頰木桓溪則棘道裁歌笮
馬髦牛常璩亦華陽作志白狼遠徼悉奏風謠赤虺炎河盡登
露布王仲初宮詞百首南中之辨真者七篇劉須溪詩統全書
滇國則補完其半集弢弓插矢行號兵車花髻珠纓詩傳驟樂
金枝玉葉羌奴解咏珊瑚雲片波潏阿禱長吟吐嚙彼當荒遠
之代已傳藻麗之辭迄乎勝朝遂多作者遡文襄之遺烈集著
石淙考恭肅之風流詩名冰玉操雕龍繡虎之技豈惟西羽中
溪擅雲蒸霞蔚之才不獨宏山半谷張維蘭茂旣倡大雅於巖

阿木氏麥宗且播新聲於茅渚况夫鄯闡之龍川陸嶺氣象沈
雄葉榆之洱海蒼山烟雲杳靄昆池習戰動漢主之旌旂瀘水
觀兵峙武鄉之壁壘國開花馬邈矣波衝臺築撫蠻歸然响叮
篳船直下健兒驚鹿芴之雷畫笛橫吹老伎奏龜茲之曲史萬
歲功名蕭瑟祇緣爨玩明珠高千里經畫周詳不受李瑤木筴
鐵橋銅柱江山剩百戰之場金齒銀坑溪硿扼九隆之險天寶
之沈戈盡紫骨葬龍關元和之賜印猶黃冊封鶴拓雨餘蝸蝕
摩娑元禮豐碑月出雞鳴彷彿哀牢古縣元太弟革囊安在浪
湧金沙傳潁川犀甲何如烟銷白石枯松焰烈竟灰鍊鉏之妃

垂柳篇成空老玉珂之客問梁王宮殿則鴛鴦別館處處斜陽
尋黔國樓臺將禾黍孤村年年舊燕增城遠嫁還同窮塞琵琶
文節難歸誰射上林鴻雁凡茲感慨盡入豪吟在昔名流類多
傑構徒以歷年兵燹都湮於戈船樓櫓之間萬里風塵不達於
天祿石渠之內遂謂南荒西徼原不生才長使騷客詞人難消
斯恨今欲合前賢時彥律以三唐輯舊咏新詞分爲兩集付諸
剞劂雖非金碧之全身播厥寰區稍露蒼華之真面廣加搜採
藉以表彰望我同人共襄其事家藏祕笈自製佳章凡有片羽
之投勝得百朋之錫俾知列賈浪仙於流寓拓東原風雅名邦

祀王逸少爲聖人滇紀祇荒唐陋說謹啓

張漢等音圖序

噓大塊之噫氣吹萬不同會太極之全圖函三爲一溯生人之
始則語言不習卽具音聲稽上古之初則書契未興先諧宮律
托龜龍以呈象一畫已洩其藏跡鳥獸以成文六書悉傳其學
垂雲結篆筆可通神雨粟流徵靈先泣鬼惟無聲斯以無臭而
有形卽以有音有响斯傳無呼不應叶暖吹於鄒律陽回黍谷
之春聽遺響於庖刀音中桑林之舞譯象胥則侏儻非陋韻豈
聱牙會鳥語而字句皆真言非饒舌律娶妻而呂生子隔八相

通宮主君而商為臣由一斯起然而子多複母學無專師疑雌
霓以為平王筠猶悞讀伏臘而為獵蕭昞何知或呼武仲之名
紇因作瞎致襲杜陵之謬燒可讀堯亦全璧之微瑕豈合缺而
成錯讀書有用欲探二酉之藏識字不多難免一丁之誚自非
三秦陰氏誰與闢韻府之乾坤因而千古鴻篇始獲睹詩壇之
日月叶參天兩地之義調從五五而推宮分宮商角徵羽宮又
分宮宮宮商宮角宮徵
宮羽商分宮宮商商商角商徵商羽
角徵羽三宮亦然凡五五二十五圖握陽奇陰偶之機數以三
三而積橫調字母凡三母一
讀三七共二十一母合軒轅六律悉中元音較沈約四
聲分平上去入全五聲以
全聲為四聲之會也更增全韻平分上下以平聲為上平
全聲為下平

圖列縱橫縱橫俱
可讀除字母之雷同梅誕生射標法凡三
十六母除去複者中標有

準別梵音之海會有梵音二
母三合音一母聚訟咸消知窺管已見一

斑即率圖甯容再悞經推廿一橫讀二十一母後有梵音合音
三母共二十四母象二十四氣

宛子母之旋生緯列十三直讀十三位象十
二月一位象閏儼弟昆之相比哀

多益寡無鼻其短而鶴其長拾級循階恍雁則行而魚則貫易

君一字請懸國門之金織被回文宛奪天機之錦闕毫釐千里

之謬豈尋常一家之言按節奏於太常歌從玉律訂風騷於大

雅度有金針本天籟之自鳴緣人心之有覺田區井畫既綱舉

而日張碁置星羅畫格如碁
者空圈按局中字字連珠如星有音無字亦

條分而縷析開成並列

林氏分開承轉綜合以開為上平承為下平轉綜合為上去入馬氏以全為下

平殿其後二家皆叶合但馬氏以全聲在後調入聲較真

林益長實可同參射覆猶乖梅誕

生將勿太拙

誕生字彙字母繁而複切字多不真不如等韻

蜂穿牕而無路忽闢重關

蛙據井以為天突開一竅匠心獨運三折以成書吾舌尚存

手八叉而得韻吟成馬上助彼推敲秘諸枕中呼人覺寤仰周

郎之顧曲一奏皆真比師曠之知音八風悉叶探喉而出指掌

斯明集韻學之大成金聲玉振擅諧音之小技璧合珠連脫凡

骨以讀新書啓靈心而失故我庶三尺童子片語堪傳千古人

文同聲相應叶三百篇之韻肄雅歌風諧十五國之聲揚清激

濁鳶飛魚躍總成無言之詩鳥篆蟲書都作有情之物雖世仰

同文之治不信不尊但家非異學之書為肆為度洩苞符之秘

雷電皆驚發文字之光日星並朗覺然自喜傳空谷以成聲等韻

傳響謂之空谷傳聲以物擊案不言而傳數目分聲音韻母四傳按四傳各數目即等出本字言似奇卻平易法具詳集中

仰止如師藏名山而不朽

張漢送同年友孫乘九下第南旋序

十里長安瓊圃杏花朝雨一聲短笛玉門楊柳春風忽別淚深

於酒杯客在孫山而外乃贈言托於詩卷人遊祖道之中十年

風雨之交四海文章之伯辟諸草木臭味何殊如彼絲桐宮商

叶應文以斯人備集曹劉沈謝偉矣六朝器為誰氏之珍總
球圖鼎鐘居然三古而乃五窮不送三宿莫追冠屨恨其空彈
裘且傷其全傲年年戀闕祇存舌以為耕歲歲求官又折腰
而不屑交遊非不貴較無借以誰推去住總難禁驪以歌而仍
繫每攜吾手動愴客心睥睨古今流連詩酒或孤情而獨往美
人遲莫之傷或千載以為期名士風流之目或仰天長嘯詩以
鳴其不平或據地狂呼醒亦憂其如醉昔人可作同此牢騷才
子良多於焉感賦或奏御筵而見擲波翻太液之篇柳耆或矢
吾視以必穿日出扶桑之作桑維翰或人譏無行夙積恨於南華

溫庭筠

或自悔不才徒陳書於北闕孟浩或第五名得解阿房密語

豈無成心杜牧

或不貳論為徵試院重封仍遭迷眼韓愈豈福慧難

兼一手乃窮達定於三生君曰有諸斯言尤信夫展禽見黜則
我無言責竊位何譏司馬長貧謂臣有邑人同時斯在文為萬
人敵譬陳鉅鹿以奪秦軍學本一家言乃輯公羊而成墨守長
門作賦攤囊可得黃金短褐為衣扣角仍歌白石姑為隱計將
子無媒且卜歸期靡依匪母殺雞為養益深良友之知躍馬還
鄉大有高堂之樂息惟六月訂以三春足必別而後封尾曾焦
而待斲僕留北道為供行李之人客反南宮定作探花之使庶

撫一篇而對雪古人有類孫三之萬里而培風他日仍歸乘九
文情雙絕宜乘九讀之飲泣趙互輿

張漢段主事浴川 予告詩序

我將剪秀山之韭歸感秋風擊異水之魴去尋泉石

坪中秀山
韭異水魚

佳然而君恩未報大隱何期去住兩難禁處爲國爲家之介

行藏總無定在亦仙亦俗之間適我浴川先生來從日下就訪

洛陽聞剝啄之聲竟醒周公之夢似按巡之史欲陳召伯之風

出白酒以言歡對青燈而晤語謂浮雲蔽日不見長安明月當

牕便成短句憶西堂春草夜夜相思

有別乃弟
晴川詩

撫南浦晴波年

年惜別誰與屬和在水涯與山巔恨不同歸別天南而地北於
是覽山川之勝跡孰與周京尋松菊之芳踪猶存故上右軍誓
墓絕無不子之心左相銜益大有避賢之樂某邱某壑廬定結
碧玉池邊或鼓或歌夢不繞黃金臺下是鄉足老笑溫柔如此
久已聞湯泉第一之稱

安甯人邑出溫泉色如碧玉
楊升庵有天下第一湯之目他日言歸

問著述何多定不減國士無雙之價

倪蛻宜良五烈序

粵以前明陽九之時浩劫灰燼之候大盜西竄雲南塗炭盼威
弧其將照攜壺漿以相迎則見青袍黃巾平林新市突豨四郊

長蛇遍野宜良以地近坳圻戈鋌先及君子則化爲猿鶴飛走
自驚於時海立山崩風披瓦解三世之父子離散五郡之兄弟
分攜夫奚山而絕望子何臺而不思竹染湘妃城摧杞婦十里
五里屍血橫陳長亭短亭鬼號慘痛人間何世天地何心蓋已
冤霜爲之夏飛憤泉因而秋沸矣陳黼展上舍才人丁茲禍難
竄身荒谷羣兵無厭劫之符碎首賊鋒歸骨斷思鄉之夢妻倪
氏妾李氏女二姐方避亂於東山庶或全於僻壤詎期藁碓破
碎刀鏡飄零君死兮妾何忍生女死兮母不獨死爾乃指高泉
於瀑布顧特立之陡坡掉臂懸厓歸魂峻極嗚呼宋伯姬之殉

火保傅悲哀衛共姜之歌詩母天悽愴方斯三烈瞠乎後矣再
有陳黼展之姪嫁爲徐大聘之妻亦在此時共嬰凶厄流氛漸
逼無地容歸况復君被擄矣不計死生妾何心乎自安豺虎少
君楊氏固夙昔以同心幼子徐璘任奔逃其奚恤堂堂紅石之
厓啼鶻血漬潏潏赤江之水精衛冤填往記娥媼二如同沈湘
浦今則陳楊兩烈共殉清波古今雖殊其揆一也夫以舍生取
義卽男子其猶難之死靡他乃五人而若一其所以植綱常而
扶倫紀洵足以傳獨行而式頹風然以時多故凶亂未平渾然
淄澠誰分玉石故雖山名全節終亦地稱枉人潛德未彰甯無

悼嘆幸而天道迴旋乘風雲之會太和翔洽昭日月之光表正
人倫激揚風烈死而不朽采茲邱里之公言歿而有靈仰荷
朝廷之盛典穹碑三尺字字生香祠宇一區年年薦醴嗟乎蘭
芳菊秀清風表節婦之墳山高水長烈行視貞姬之石

倪蛻題林南溟出塞圖

為從甘
中丞

黨太尉金眼雙圈真成俗物謝侍中青山一壑也欠風流就使
掃雪烹茶未免書生酸餽卽或隱囊紗帽不無貴介塵饋何況
獵騎千行終是粗豪之事蛾眉連臂僅爲淫褻之圖總不若白
榻堆書問津逮山中之秘紅妝捧劍托若耶溪上之傳也已南

溟林子河山逸氣金玉英姿家原五牧之宗遙續壺公道脈人
是四明之秀近分賀監波光清綺賦心朱華鏤管當秋月路芙
蓉鏡花屬誰探過夏雲房氍毹筵額仍我點於是嘆古人之糟
粕慚優孟之衣冠一輛芒鞋遍走中原之地半肩襍被直看五
色之雲金馬碧雞攜錦囊而覓句紅蕖淶水持玉尺以掄才鍊
彈齊相之車依然徇俗席設楚王之醴苟曰尊賢甯無淪落之
思大有牢騷之概托諸圖畫蓋不得已而爲之寫此形骸亦直
寓焉而已耳命美人而起舞粉黛英雄呼童子以傳杯濁醪知
已數竿修竹吹寥天飛鶴之音一卷緗紈留客夢封侯之旨方

擬言歸隴畝且俟河清偶然與世浮沈恰當歲暮蕭鄮侯關中
饋餉屬有遲延傳修期盾上文章豈甘淹沒脂車秣馬大中丞
爲出塞之行羅雀溺灰諸君子有迴車之避惟以炎涼爲意誰
其感慨而興林子乃誇褶獨將蒯緱自挾儒生作氣卻饒表餌
之謀烈士殉名可有噓喘之態輕衫側帽遂事征鞭洱海蒼山
於焉長路劍湖小駐看春水之碧波石鼓前途快天山之皓雪
浩然而往壯哉此行僕舊客平原新充道士陪遊麗水將返蛻
山十日之旅舍同居萬里之睽違伊始爲爾寂寂鄧禹笑人對
此茫茫衛郎憫世爰出圖而示我欲乞一言將何物以贈君能

無數字題詞甫畢款語重申此際慈姥峯前尚思愛日他時胭
脂山下切莫經年大小金沙須問孰爲黑水東西印度不知誰
是真詮鐵馬金戈大紀三軍之盛寶珠瓔珞先占千佛之經是
固吾子之優爲而亦老夫之厚望者矣今夜紅燈綠酒來聽鄒
衍談天明朝白草黃沙去看陳琳草檄

倪蛻蛻影自題

藉令戴髮函齒爲乾坤有用之人縉武經文具古今難磨之概
則形歸圖畫精列星辰瞻遺像以如生盼真龍而欲下奚必蛇
跗蝟甲粉碎虛空兔角蛇毛彌綸影響然而蟬飛委蛻豹死留

皮火盡薪傳晉有不灰之水風前雨洗秦餘沒字之碑鴻留爪
而凍雪成痕女離魂而柔烟入抱又莫不竹枝就月依窗綺以
堪描花葉連陰喚生苞而可起矣况僕夢為蝴蝶兩板殘紅化
作蓬科一輪落絮堯年有鶴墮羽華亭佛座留雲迴光香國轉
憶東西南湖攜蠟屐以生平泰華嵩衡探錦囊而唱嘆烟雲過
眼何者為真富貴無心超然自放吹返風於弱海仙路猶餘乞
織女之支機靈源未接鳴喙因喙鳴而合無待又有待而然遂
興索驥之懷一任點睛而去莆田上客刻玉楮以能飛建水佳
賓添頰毫而愈逸請辭粉靨印拙而於素練就剪裁束微軀

於通脫此中大有佳處不是終南吾子何以位之置於邱壑問
承筐之女抑或鸞樵緊采藥之翁將無禽向育長之影也好叟
叟奚為令威之鶴始歸纍纍皆是休道雲房晌午幾粒黃梁依
然禪榻秋風數行白髮便使化雲天外問君持此安之但教貯
影燈前向爾呼之欲出也

無句不新亦無句不活固是才大于海更覺心細于髮

孫顛僂輸捐直省條丁緩征逋欠 謝表 乾隆十二年

伏以

帝澤汪洋萬國衍無疆之慶

真繁 八之十七

藝文

庚

宸心浩蕩普天邀逾格之

仁重國本而厚民生出內府藏之外府敬

天心而恤地力緩公家急在私家沛如江如海之

綸音識生物生民之

至意舉重歡躍遐邇謳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任土作貢三代爲經維正之供庶民思分禹奠
高山大川而後人共樂於輸將稷當明農教稼以來法莫
良於徹助迨阡陌開而井田廢新法作而王道湮加以七
乾九潦湯年猶文祖之年遂致三誠五申縣令等將軍之

令豫借豫徵之不已農以無賦爲安積逋積欠之難償人
苦有丁爲累鄭俠圖上空繪流離賈誼疏中長聞太息詩
人九日豪情懶對寒花婺婦泰山愛子甘殉猛虎新絲賣
盡何殊剗肉以療瘡蔽袴典完不啻抓沙而抵水雖朝廷
經費不越租庸賦稅之中奈農事維艱多有豐畜盈虛之
異遐考從來之厲政因思隆古之憂民以言關切則臣元
首臣股肱庶民四體一指痛病入腹心以論屬聯則近畿
甸遠要荒中外侯服一邑饑動搖根本諒爲編戶孰無效
順之忱懇比剝膚當憫饑寒之故自孝文一下蠲租之令

太宗再頒緩征之條未有損上益下仁心仁術之流行博
愛泛施仁政仁聲之並至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政切痼瘼

心同覆載視豐如嗇不自謂既底於清明拯溺與饑儼然若躬
蹈於水火十二載宵衣旰食不畜聚斂之臣億萬國拜手
賡揚稱爲

仁聖之主當皞皞熙熙之世操乾乾惕惕之心復念天連秦晉

阪陸原隰之區江接荆揚沮洳泥沙之地蠶叢天棧村僅
浣花渤海泰山俗貪走狗秋風瓠子三河半屬波臣夜月
驚濤萬弩難誇勁手不過三川六詔甯知火種刀耕未經
百粵五溪詎曉珠寒蠶冷

特下輪免直省地丁條銀之

詔更

頒緩征逋欠並免官租之條纏綿遠邁西京旱涸忽逢膏雨總
之

洞見天命人心如一氣故痛斥管子商鞅

深知四海九州爲一身故敬聽曾參有若期不逾乎三載
恩已洽於八方桑麻影裏常聞席地歌聲銀燭光中不見呼天
痛楚是何異舜當堯後益殫憂勤武述文謨彌加惕勵也
哉臣等才慚乳字職愧撫循素啗荆國之非不學攤錢而
贖貨竊鄙王成之陋敢思增戶以邀榮時懷節用安民務
期盡心事

國伏願

八政日宣三農時裕擴老安少懷之願益庶民艱擇循良清白
之臣俾充牧守不急之賞罷府庫自充無益之需停財用

常足不用大工動大衆以奪其時勿鬪奇巧尚奇淫以分
其力宦官宮妾人被粗布之衣別館離宮規仿土茅之製
則春風過處村村聞賽鼓之聲秋露溥時處處見烹葵之
樂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切激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顧字頽翁陝西三原人其父以武職宦滇遂家焉翁生而
穎異喜習詩古文名重一時顧不肯應試廣甯張東閣爲
制帥示意于徐南岡太守孫潛村山長連促之皆辭自號
萬樹梅園大布衣躡史執經揚風屹雅鶴峯李中丞昆浦
錢少司馬南村孫大令以及唐葑洲楊夢舫施竹田咸與
酬唱每出游必以書自隨纍纍盈路觀者無不指爲孫先
生行廚也久之產中落寄寓圓通寺之咒蛟臺更號蛟臺
老人卜易爲活然求百錢不可得恆數日斷炊烟戊子秋
予見其門聯心異之樞衣入謁白鬚古貌兀坐藜牀上如

松陰獨鶴互相問詢乃以詩請拍案敷陳日光炯炯射人
自是時攜餅餌與談輒至暮始返粵三載其子舊賈廣西
州勢少振迎翁往未至而卒著作喪失無存翁嘗輯滇詩
已得數冊其寓蛟臺日所訪零章斷句粘之壁間不下數
百條弁鄙如予亦蒙采錄今已無從購覓矣中歲客大理
作竹枝詞云龍王不下栽秧雨躲在蒼山晌日頭後輩引
爲口實然考是時太守王公懶不治事故以此諷之能手
動筆句無泛設豈可輕議哉此表汪耦塘評其筋節分明
大氣流轉實爲定論若獲覩其散體不知作何欣賞也○

翁曾修雲南縣志紀表傳皆出一手聞稿藏雷氏曾向予
誦楊節婦傳音調琅琅迄今猶覺在耳歸里日當訪而詮
次之

吳怡洞庭舟中雪夜懷人詩後序

若夫征途雨雪易銷游子之魂落月屋梁恍對故人之面戴宏
正金蘭作簿徒記交游杜少陵春樹題詩興懷知己未有望雲
五里數別夢於長宵在水一方寄相思於短句者也爾乃半船
書畫採澧蘭沅芷之香萬頃烟波攬湘水衡山之勝洞庭雲白
帝子安歸江上峯青美人不見撫巴陵之氣象真有萬千憶明

月之光華剛逢三五豈期同雲密布狂飈頻來風颯颯兮打頭
波濤數尺雪霏霏而在目瓊玉千堆淒足驚魂難作逍遙之孟
浩寒真切骨徒爲僵臥之袁安對此蒼茫嗟哉留滯烏能不感
懷離索望切天涯藉慰牢騷和異地也哉荔扉先生當代名
才吾鄉老宿壯游薊北文章得燕朔之雄偶歷江南風雅擅齊
梁之盛到處門階似市往來問字之英鎮日冠蓋如雲高會酬
詩之侶雖文人本色重在謳吟而才子多情不忘故舊遂瀉胸
中之雲夢遣此愁腸追維往日之風流破其岑寂或扮榆里巷
孔李舊屬通家或瓜葛門楣潘楊原爲密戚或扶輪大雅黃門

烏府之英或宏獎人才郎署詞林之選或三刀五馬舊雨殷殷
或半刺一官聲名藉藉或轅門投轄將軍之禮數原寬或道左
班荆俠士之音容如繪或秦川公子高陽酒徒或畫苑清才詞
壇雋品或同上長安之市路隔三义或擬爲鄂渚之遊歸經兩
載或彈琴製錦種花先到河陽或冷署寒氈視草仍留泮沼或
後生髦俊老輩儀型或文字知交烟霞臥客莫不形之歌詠借
以達其纏綿斯蓋較襄陽耆舊之傳饒有風神比江淹賦別之
情尤爲悱惻者矣僕本寡交君真古道少從未座始得知名今
喜同舟惟工酣睡爐灰未冷周興嗣千字文成蠟炬猶紅李青

蓮百篇詩就可歌可詈如見其人此景此情大難回首四十年
賓鴻踪跡宛在毫端數千里尺鯉音書胥歸枕畔喜今夜禦寒
有物拈來如雲漢之圖恐他時長夏無聊讀去尚風霜之氣

明蕭崇業航海賦

眴眴癡人既有中山之役戒艘於閩鏡機子儼然造曰蓋聞宵
俞竭身事主艱險不避人謂之愚汲黯數好直諫難惑以非史
稱其戇吾觀若貌愉而和行通而慤匪愚匪戇何故名癡豈有
說耶癡人良久不言莞爾而笑曰僕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何敢
當二賢也顧跡之時事驗乎物情名亦有自來矣且夫乘人鬪

捷智者相傾而在理直前則愚之所以優於械也隨俗脂韋愚者相和而秉德持閑則慧之所以不為佞也茲者微寵靈而航異域其孰敢違彼佻佻者避猶桎梏矇矇者坦若康莊詭蔓飾隙遠脫冥翔見幾之作我則未遑是以觀者訝其辯之不早衆故譏其癡而無量耳鏡機子爽然曰若可謂安義命而篤於白守者也癡何足病哉書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獨不聞犯斗之奇耶第今時世日溢澆已顧安所得槎也者而乘之若惟殫精畢力以造萬斛之舟意者其有濟乎於是癡人唯唯遂命工師求大木程之以有司督之以當路閱彼閩山礮危黝儻削

蓼輪菌連抱葭蠹天螭閑阿蔚若鄧林彌高麗阜蔭合蟠岑攢鬱業駢朗晝盱暝葦磊磊其上覆森落落而刺雲爾其考制掄材凌巒超壑移兵走檄滌藪摧岳松樟採於劍之精鐵力質於嶺之表鉅不厭修細罔遺小是斷是遷載堅載好材既備矣大工斯肇於是覽易爰思象旨儀工倂法虞始考日力之程較費務之紀問軼事於故游鳩黎人以經始離朱督繩班翰削墨殊裁潤之失宜概稽考於往牒定豐約以執中酌文質以立則雕土豈效之務相窾木用擴乎古哲為梁遠陋夫絳襜涉川無取於瑤檝扛臆參梳交籬合壘穴牖梯船副柁重底飛廬霍室望

之如宇其上則有彤宮鏤像藻楹華穰璇函綺積層製瓊章錫
衣命服皮弁纁裳元冠盤綬玉珮鏘鏘犀金麟紫蒂烏斯皇繁
纁冰紈緯羅束帛連烟之文獨繭之色凡夫取竭天產發輸人
跡爲九賦之所斂九式之所節者是用傳宣乎會極之門遠頒
乎來王之國其次則有文樅莞莠毛蓆毳毼鉞缶七匙壽光水
器蘭膏朱火賁燭金羊炊釜篋緘彝鹵屏面甌甌陶素裊繡編
連鹽酪豉薪綢杠絳繆唾壺獸子組帷流蘇蒨旆飄悠以容裔
羽旌騷殺其紛如材官畜用利械兼儲修鍛延鏃鈇戈刺爰佛
郎鳥嘴陽夷勃盧大屈之弓綦受之矢谿子之弩越女之劍龍

蛇之旒鳥隼之旟軍容翼翼豫戒不虞若乃宏舸巨艦非常可
模抗指南之曄爍崇五樓之龐鴻運貨狄共鼓之巧旣盡變化
乎其中是故外闊內虛大人之度也陽行陰翕方壺之境也畫
鷁琢雲等威異也虬螭蜿蜒橈櫓擊也鷹隼臬矚力士從也嶠
萃峯攢棨戟列也鳶翔鶻逸麾蓋張也蔽天翳日帆揚而幔移
也流霞掣電銀黃飾而豬漆光也雷霆轟輦鉦音革響也舞鸞
律鸞韻鳥部蛙鈞天角抵繽紛錯集者休爾薄技散襟期也若
乃推驗天人審測風日星醫卜算羽祝庖丁匠氏縫工調人司
牧象胥掌牙篆鏤丹青與夫吳歛蔡謳阮謔孫陰曹詩劉飲秋

奕嵇琴陶泓毛穎陳元楮生儼然數客述古刪今以至解難之
丸杯時之射棘轅之術雕龍之英靡不廣詢博取競爽攄能爾
其大雖謝於馳馬制實邁於采菱庶幾御長風以利往責千里
於寸陰乃若梁麗晉舶越舳蜀舫沙棠木蘭之稱青翰三翼之
名方斯蔑矣於是遴長年齋三老命先期以諏辰趣開舟而出
塢士庶伫眙觀者如堵冠裳雜遝紛餞於祖導魚須負矢弩會
候亭循舊矩割獻蠶羞膳脯酌醴酬觴鳴金伐鼓揮絲競肉移
宮換羽歡溢廝輿禮殷客主僕馬輻輳警風行雨散留獐於南
臺之許爾乃揖讓辭筵慷慨升車祀天妃於大石初縱葦於梅

花臨萬頃之漉瀉杳莫窺其津涯覘五兩以爲表指六合以爲
家仗皇風之遠庇託靈霄而自誇遂竦節而結旅忽輕舉以征
遐高宇淡乎其若寂大塊恬然其不譁映流光以霽色照落景
而俱佳窮區沒渚而不見萬里藏岸其何遮泓澳信難測之於
蠡淼茫無足語之於鼉爾乃順鸞鼓帆凌波驟舳不行而罔不
至不疾而罔不速罔然若翔雲絕嶺之翼倏乎如馳隙遺風之
足陋登仙以矜榮擬乘槎而彷彿此非海外之壯遊人世之奇
囑也耶若乃陽侯磅礴以跳沫天吳激搏而鼓濤飛滂澗濤以
相澀洪瀾旬旬而互淆轉天輪而頽戾迴地軸而爭撓駸駸乎

海峽
三
蒿衡抗窳礮錯乎雷澍叫號湓湓法法則星河似覆澈澈凜凜
則日月如搖篙工於是乎謹柁楫師於是乎弛稍當此之際未
可如何雖馮虛以御風兮境非赤壁縱遺世而獨立兮心異東
坡有時乎悚懼戰怖無日乎爽曠婆娑况于態以萬狀怵談笑
而起戈須臾久於年歲瞬息慮乎風波有車馬行公無渡河由
斯以談則知郭景純之所賦者特泊泊之見未習夫江漢之委
輸也木元虛之所云者乃想像之言猶未覩夫灑灑之實際也
故嘗嗟徐行之負石怪精衛之塞溟壯荆飛擒蛟而成氣賢夏
禹玩龍其弗驚若乃陳茂拔劍事偶然耳海童邀路其誰忘情

夫是以仰舟中主敬之程子快遇風過耳之管甯坐而待旦動
與俱并行無轍迹心匪所憑鬱鬱墨墨兮衆心悒悒搖搖惺惺
兮我頭岑岑逡巡數日乃始達於其境於是世子率領文武臣
駕彫輅驂驩坐組甲建旂常扈烏號翹干將羽騎飛甍金戈
耀鉉艦結左言之渠鏤鷹鑽髮之行鸞颯驚捷舞蹈趨蹌前驅
騁路盱眙自旁覩漢宮之上儀咸鞞哈以振踴慶千載之嘉會
愈色澤而神竦亦有靡聞不來無見不拱周環羅列盤辟舉踵
於是盛禮興樂供帳設乎皇華之庭夙戒具而贊典紛呼嵩以
祝齡傑侏鬼離於焉俱集四夷迭奏昭德之馨爾其尚之以金

章加之以元服戴纒垂纓拖綏鳴玉變左衽之陋風襲中華之
芳躅御纂組於公庭告先公於祠屋追養之禮殫受終之儀肅
齋虎拜於部夷稱霞觴於宗族然後捧綸章留琳牘奎翰輝煌
寶書靈煜爾乃稽首頓首鵬言曰明明天子萬壽無疆者也於
是命膳夫以大饗爰致敬於使臣滌濯孔加禮儀振振載之以
醪醑設之以豆登豐之以饗餼介之以芳芬館舍之所問候緝
御之所頻仍佳勝之所賞玩筐篚之所錯陳感天恩以媚順篤
鄰好而常新卻裏蹠之厚餽堅不辱於遠人爾其鉅典旣畢涉
冬始歸瀆滉淨空旋復如之傷心極目裏望儋拘風帳兮寒削

月帳兮淒嚴鷲元英兮換節迅金素兮迎年狂瀾迴兮漸以遠
駕飛舵兮俄還安危值於所遇變幻殊乎目前而出坎履順殆
有鼓歡聲而振天者矣緬維鄉之所謂神藥形如股弁背芒惴
惴然而莫知其所營者果虛耶實耶抑虛者舟耶實者我耶誰
虛誰實誰我誰舟蓋譬猶空中之態夢中之境物物皆遊物物
皆觀耳彼有認水爲海認陸爲岸乃至認我爲我卒相角逐而
不已者得無障乎於是聞之耆老士大夫搢紳先生之徒罔不
掀顏慰勞深嘉其獲終王命以爲邦國重也是時鏡機子亦在
賀中顧獨出席盱衡而詰曰猗歟偉哉癡人固能蹈海哉昔者

漢書
子路喜浮海之從聖人抑其好勇廣德執乘船之諫賢主嘉其直言禍福所倚幾希之間此招賈之文誦者悚焉若幸免於風波之危而克如期以竣事詎非有相之道歟第嘗聞之識治體者在修文德以服遠尊中國者不割齊民以附夷茲緣蕞爾之小邦而乃奉先人遺體冀倖魚龍之牙吻徒取彼重蒙竊惑焉癡人憚然有閒曰客故習夫欲議乎倘若所喻適足以明其闇於前而掇乎瑣膠拘剪之忌而未覩其恢恢者矣何則忘九隩之藩屏而不以邊陲爲襟帶者乃曲士之井矚也偷持祿之苟安而齷齪以避險崎者非達士之壯觀也古之帝王陋偏據而

規小恒宅中而圖大掩略八極靡國弗營既尊居乎神州之卓犖尤勤驚於鳥獸之外氓北出名師南馳信使輜車朱軒絡繹不絕樓船戈舫紛沓旁午然皆弗克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方今聖明在宥威德房皇九域密如四封不聳遼絕之黨冠帶之偏樂貢効贄者蓋以億計琉球霑濡浸潤歷年滋多其奮濯泥滓比埒箕子之邦豈猶夫烏滸狼脍屠姿縛婦奇肱反膝之徒交脛長臂之種可同年而語哉客倘願聞若說請爲左右揚摧而陳之夫琉球者上古所不能化秦漢所不能從考之四隩則大荒之外測其封界則閩粵之東遠望蓬桑則曜靈晰

逸屨霧晦蒙琴高影響而幻化犢配綽約以昌容旁睇島夷則
朝鮮網絡越裳蔓引淳泥迢遞以乖閑蘇祿牢羅以互互其苑
囿則崑峯幽嶼秀起特出嵯峨降屈中州所慕其草木則石帆
鳳尾紫絳綸組抗莖敷萼布護泉邱其魚則有吞舟吐浪擁劍
琵琶蜂目豺口狸斑雉軀奇形殊類胡可勝圖其蟲獸則雄螭
鳳釐玉珧海月繡螺綺貝土肉石華詭桀難錄環異無書其禽
鳥則爰居避風大鵬垂天英眸縹翠瀑瀟灑珠往來喧聒集若
霞鋪其宮室則木無雕鏤土僅白盛重闈連闈去太去甚歡會
作門漏刻聽政殿曰奉神名義斯正乃設官僚授之以柄察度

司刑耳目司問王親是崇亦有賜姓通事長使表以將命茫茫
羣醜此焉則勝海濱之風茲亦等競是故賦倣井田歷尊正朔
橫盜無斬關之慘墨吏免椎膚之虐攘雜何有於軻書捕蛇不
聞於柳說則閭閻樂業有餘嬉也醇醲馴致憲度漸陳教亦崇
乎釋氏詩頗效乎唐人羨聲名而遺學精奕數而絕倫歲時無
須於視草觸醜豈聚於王城則傳誌綿邈自覆瓿也物產所產
器貢刀鉤胡椒蘇木硫磺怪石降香櫂子豐包重驛望日而趨
間載而至則尉佗倨傲不足云也爾者東鯤卽序西傾順軌交
南懷化漢北趾指織路駢衢梯山楸水獻名琛於殊鄰出瑰琬

海製
於冥壘糞積壤崇廟赴忿舉而稱臣入侍之輩相與充斥乎橐
街之邸天子於是宏王者之無外撫萬國爲一家命鞶屨以掌
音設鞞任之舞曲以娛五戒之君以睦八荒之狄駕長策於習
爽廣博施於疏逃常武緝擘擘之旅小戎埋麟麟之迹三五爲
之跨蹶八九爲之韜軼禎符之所偉兆鴻鉅之所舄奕今在於
此矣然則琉球雖遠豈其得而弁之四牡雖勞又惡可以已之
且夫兼容并包者英辟之宏略也布德宣譽者臣子之急務也
故漢皇馳域外之議博望不辭勤於月氏隋帝採殊方之俗朱
寬久御使於海國仇斯之勤農夫輟耰紅女寢機士馬創銛鋌

而癡瘕老弱傷嚴鏃而蹂踐遐氓爲之震竦黔首咸被其難而
邪行橫作侵犯邊境者猶不可殫紀矧朝廷純茂彝夏熙恬遊
原於邇陬泳沫於迴瀾寰海之外有不喁喁嚮慕中國者則鯨
人竊嗤之爲士而不稱引帝德如之何其不貽笑於芸夫且僕
以汎剽之弱幹荷郵隆之鉅典方謂無異螳螂之臂客奈何獨
以宗元之招賈者懼懼然相恐也於是鏡機子柔氣汗顏辭而
謝曰斯事體大固膚淺所不能悉者也降階捧手欲讓而行癡
人曰復位僕授而以航海之詩其辭曰

於皇帝德暨四方兮中山請命厥惟常兮天子曰俞爾宜王兮

錫以弁冕黼乃裳兮赫赫詔勅使臣將兮布帆無恙神所襄兮
一人有慶率土康兮本支百世熾而昌兮

裔皇偉麗宏我漢京

俞緯滇南賦

滇南草木子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心奢體倦
役日騁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惋然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
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屈其氣索此牽乎
地者也又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繼命西伯以岐山而造周爲之
而已曷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歉處滇者乎請誦所

見聞而就正焉夫滇之處絕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
分肇自巨唐宅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南滇莊踰據衆而可王
旣通五尺於羸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騫之通西徼諸
葛之事南征控八垓於神州闢萬里之烟雲廓瀘江而爲門掘
西緬以爲塞接交益而並峙抗崑崙之重阨槃乎藪陸之所湊
族類不減乎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八區而誰伍於前則跨帶
交趾連延南海危聳撐空懸石雲靄溪汨汨而渚流谷掩掩以
伏偃途迷迷乎衡宇互萬里而愈遠於後則據躡吐蕃枕輞石
門崎嶇跳趺要害之屯北指轅以岷巴復遠御乎隴右昔長江

以爲塹還十畝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壑所充嵩峻岬峽
肩鼇柱空涵沃野於千里負天限之關垣引長渠於二廣卻風
門於辰沉於西則遙制八百控有猛密老搃肢屬干崖附籍皇
圖遠攝乎遐陬獷悍馴擾於帝懷恆懇懇以納款又何見乎蒿
萊其封域之內則夷險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邃谷屏嶺塹水蓋
將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虵縈岡巒拱衛翠
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陽瓜有天耳之扼隘銀生連烏蒙以接
霞牟尋所嶽之點蒼王_蒙使祀之金_石蜻蛉崇峯修谷成會要
之區柘南嶺嶂摩雲爲_地扼之邑於_平竹箭緣壑楊柳臨岸

橘柚抽枝松柏挺幹梭羅娑羅殊其華棠梨榧子蕢其實紫榆
杏櫻椒橙杉漆木蘭椿槐櫻李桃李園桂之馥秋馨霜梅之傳
春信乳檀爍爍而騰霞安息靄靄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馨
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苑青蘭芬芳於幽谷山茶蔥鬱於峯巔
蔓修藤吐種種奇葩有標其葉有灼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蒸
日而拂霞爾乃孔羽珮翠鶴頂冠朱雉雊稟素鸚鵡人呼蛤蚧
穿其木鸛鷓鳴其陰寶樹巢珊瑚之鳥莒山來鸚鵡之吟鷹隼
鷺搏烏鳥反哺白鷗于飛翡翠啄霧子規夜作而促耕燕雀棲
暖而春至翅迴鳴號戾止乎其內獸則熊羆咆號於深林虎豹

長嘯兩風烈夕羊畏露狡兔迎月猩猩夜啼猿猱競捷松鼠之
攀緣神鹿之隱穴犀象噉牙豪豬刺簪麝狐假威犛牛踞山脚
躡乎其間珍則有琥珀丹青珠璣瑋英金砂銀礦川媚山靈瑪
瑙珊瑚絕蘊寶井錫鐵銅鉛石綠碧瑱果則無花猩猩胡桃松
實檳榔無柯南棗荆棘搖顛香橙纍纍金橘蜜桶獅頭同族異
育羊桃橄欖林榴御霜或託根於崆峒之陰或奉蔭於圃囿之
陽其浸則滇池嘉利滄水洱海異龍陽宗之湖撫仙星雲之陂
滴瀝滲淫會其流涓於泱灑成其大液涑激灑浮空澎湃噓噲
百川洗滌塵隘乃若秋月懸波午風轉幌飛沫起濤揚瀾溢浪

大明當天彩雲蕩漾溟溟濛濛色連霄漢又若瀾滄麗水金沙
元江橫襟濛帶山陵懷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響而電揚
長江挾漑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頽渾淪浩淼乍挹乍堆
爾乃泄涵湧鹹於浚井採山煮水於鹽池內帑輸賦巨商擅貨
於是乎蛟龍隱灘鼉鼉處水乃見怪物興雲致雨其族則有長
鯨吞舟修鱸吐沫金線竹釘水母蚌蟪江公大頭康郎細鱗鱗
鰐鯉鯢輪轉鬣蝟螺螄蝸鮑目蝦噴霓鱗甲鍤錯煥爛錦斑沂
回順流噉喙沈浮其四野則邱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畷畛黍
稷離離池塘既隩高城深池關譏啓柝江梁濟水寢廟綿五世

之勳巨室端維垣之矩喬木陰陰朱黻靡靡其民居則高門鼎
貴魁豪岸逸流寓多齊魯之昆成遣悉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
獮烏鸞鳩獠号慄惟構巢於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
石竟莫伍於塵市觀郊隩之富奧實京邑之綱紀帝王之外援
開國之宏宇斯蓋宅土之所安業觀聽之所溢美此其大較也
然此特山川之粗也乃若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氣昭宣名世
挺生施全之傳毛詩許淑之授五經張隆之墓擾狐兔楊惠之
孝感神明雅化蔚若玉昇風裁凜然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
睢陽之忠呂季平誓不附雍茂子卿之躅傳寶南州人傑仲宣

齊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發相如之曲和光道人
廉惠先生恥于利祿居恬政明又若爨字釋蚪斗之文筮師精
卜數之揲麥宗通番蠻之書草書綴義之之帖義若用之節若
方現出將入相若一清守死善道若繼魯廷壁剛直不阿有澄
清當世之志希載博雅修潔達拯溺亨屯之體近則山嶽炳靈
風氣宏啓英雋迭出未可枚舉當盛世而擅名稽海內而爲擬
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行者之仰止石潭先生喟然嘆曰壯哉
吾子其善遊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沈
疴儆我之靈襟奇奇怪眩光奪神而今惜其去子而之湖荆

也滇雲子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三巴綿絡楚王夢遊之陽臺
大禹黑水之疏鑿岷峨掇之以舒抱江潼藉之以披廓物不終
聚復云駕言泣然淋淋不知其然

王安祚蘊齋石竹賦

余以樗櫟之質寄枋榆之棲避性遯奇慚宋人之燕寶山窗不
改忝高適之龍鍾羨小山叢桂之篇效老圃寒花之作爲賦蘊
齋石竹賦賦曰惟剡溪之名賢錫馬曹之嘉訓邁余居之常聞
字余齋以爲蘊蘊之爲義大矣哉嘗聞身之自炫者身之災物
之多文者物之病惟川媚兮珠藏乃山輝兮玉潤彼巖壑兮匪

逃爰市朝兮大隱維惜米兮尾脩麝遺山兮身穩是以柱下之
史若嬰漆園之吏如木鄴侯之骨珊珊孔父之步蹢蹢此爲青
瑣之卜務亦抑黃門之綺角若夫深藏博觀之人懷道秉節之
士旣知雄而守雌更避躍而求蠖不處銳而處鈍不爲目而爲
腹吾懼夫皎皎者易汙礲礲者易缺聊逍遙於劉夢得之陋室
偃仰於杜少陵之茅屋將於此齋柱笏支頤用坎坎以伐輻代
食維寶尚蹇蹇以縻祿敢云君子之居竊比愚公之谷揚子有
言矣神旣矚夫高明人多指乎美服審容膝之易安較衡門而
自足人皆知吾道之迂吾亦安入官之樸惟蘊齋之庭徑不能

三尺不盈六難栽卷阿之桐并鮮栗里之菊樂彼他山之石乞
此鄰家之竹雖非一邱一壑之勝逸於維籜維穀之逐客亦知
夫石之可愛乎其潤如璧其氣如虹年老襲丈人之號飛來名
巢子之通黃石臥穀城之畔響石產靈壁之中旣陰陽之互異
亦醒醉之不同漁陽將軍試其神射鬱林太守載此清風旣叱
羊而化虎伊變雀而蟠龍坡公作臨臬之供米芾呼陰陵之翁
出仇池以漱齒生秦岱以盪習可刻燕以鏤魚并占雨以卜風
吾其收寸膚之澤於天姥被五色之文於充宗是以有取於石
也至若竹之爲物風吹疎韻露滴新篁賦朝雲於淇澳聽夜雨

於瀟湘一竿兩竿之勁紫筠綠雲之香寄相思於南浦懷美人
於西堂誰吹簫兮引鳳羌操瑟兮求凰是不必鄠杜之材素稱
陸海涓川之種漫誇蓬壺吾其取嶰谷之音諧乎律呂照臨川
之筆媿乎珊瑚若夫柯亭之笛琢於蔡邕黃州之樓記於東坡
王猷之欄可憩可咏嚴光之竿或嘯或歌聚七賢之放曠招六
逸之婆娑以至摩詰彈琴而長嘯葛翁植杖而成林兔起鶻落
展文與可之畫有斐如簣問衛風人之吟亦何必封墨台之國
作池上之篇哉辭曰白石齒齒兮堪爲印友箴竹青青兮難忘
此君集芙蓉以爲裳兮采薜荔以爲裙老冉冉以將至兮恐不

立此修名

張漢人淺賦

或人有問張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陰陽之會也五行之秀也雜史所記說有徵焉吾爲子賦之原夫物維神草品號土精象垂天則瑤光毓質形在地則玉體橫陳味咀甘而嘗苦性背陽而向陰雖凡藥有其一體伊誰氏以爲後身具體而微類焦僥之三尺拔萃而出冠本草之伍參金井玉闌黃白於焉在鼎三椹五葉參伍合以成文鬼蓋何稱避風日以就濕人銜有意

循階級以游升詎土木之形骸肉芝比貴乃驅使乎草木黃耆同登象其質則直爲束箭倍其價則重比南金或曰葠者浸也浸年歲以自潤或曰參者參也參天地以成能或曰參者森也形駢拇而枝指或曰參者生也力起死而回生或曰參者差也具有參差之狀或曰人者仁也本以仁物爲心於是重爾仙胎人得其秀相彼全體用乃如神阮孝緒之感通鹿爲前導上黨山之神契人每聞音攷月池之佳傳溯石勒之先徵以應地則黃中之通理以占斗則紫氣之上騰購新羅之奇珍杉函入貢重高麗之品贊椴樹相尋皺面九還丹勝垂纓之玉竹中心百

尺杵貌承露之金莖其爲氣也浩然無是則餒彼取精也多矣
與物爲春病苟傷煩引入渾沌之譜渴者甘飲可嚙元和之津
面則睜而背則盜耳加聰而目加明苟屏氣之不息用攝神而
自甯役茯苓馬蘭譬身使臂避土酥皇莖若參與辰如其面兮
不同莫亂之以薺芘久其材兮勿蝨宜養之以細辛至若精神
所見輝媚所蒸巧沾海腴有殘膏賸馥飲流澗止如杞浸菊淫
故搔首無童山之象以下家匪窮髮之民吾乃顧名思義觸類
引伸於彼三百六屬中人爲傑蟲之長焉知二十八宿內參非
白虎之星問姓曰參豈祝融之苗裔其色惟白或少皤之司分

以紗籠中人調元者蕭相國曰參可辟藥籠中物儲材者狄梁
公以參稱彼夫號物有萬卽象命名隲則有苓似龜爲藏六之
狀山言采杞如犬聞吠百之聲矧是參也帥氣斯充使百年可
以還少踐形惟肖胡千歲不化爲嬰若夫神舉孕秀 帝里含
英萃山雲兮長白沐水德兮大青托根則貢矢之鄉宣尼曾識
拓封則陳疇之聖箕子所君盛於 興朝旣人歸而天與生此
王國亦人傑而地靈用葆太和之元氣亦需道久而化成彼中
岳之黃精失貴抑太行之紫團匪珍詎比擷如飴之堇茶卜周
原之維臚吞連珠之薏苡應妣氏之初興又何羨夫久視長生

九節之蒲名堯非充饑益氣六稜之著出義陵客於是喟然嘆曰甚矣人之義尊矣參之德備矣有物如參無競維人而後而今吾不敢輕人吾不敢少參

